



832615

魏伯子文錄引

甯都魏叔子以古文稱雄天下而其見伯子弟季子亦皆以文名天下稱之爲三魏皆有明學官弟子鼎革後叔季棄諸生伯子獨出而應試歷遊大幕在浙中佐撫軍范公言聽計從然不久亦罷去甲寅變起韓大任橫于吉安伯子承當事命說降爲人所誤死于非命魏季子書所云意欲爲魯仲連之高致而竟乃蹈酈食其之奇禍是也其學喜講韻嘗著詩經原本及正韻竊取諸書朱竹垞檢討頗言其誤爲文瀟灑游行自然入古與叔子之力必穿札者不同與季子之句必錯落者尤不同也其論文各條真正

國朝文錄

編

卷一 魏伯子文錄引

一

解人雜說尤多獨至之論今不能備錄錄其文爲一卷

魏伯子文錄

甯都魏祥善伯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詩經原本序

風風也東西南北之聲氣也風行而草偃故曰感感而遂

應故曰風以動之是也風者諷也言之感人者莫過於諷

故有不知其出而出焉則有不知其入而入焉者言之者

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是也雅正也古雅正正也正也者

政也見其禮而知其政所以始乎鹿鳴而終於何艸也其

人存則其政舉所以始乎文王而終於召奭也雅之爲道

于頌則已顯于風則已嚴條而達者近乎情小雅所爲依

國明文錄續編卷一 魏伯子文錄

於風教也宏而廓者尊乎體大雅所爲幾於頌聲也風與

頌極淺深之文而雅得其中故雅足以存聲音之正而爲

四方之所取則焉頌誦也惟於心而誦於口者盛德至善

豐功茂績民之不能忘也故曰頌也者咨也贊嘆而取諸

形容焉功德之盛也其道深而難知其節隱而直其音古

其象崇所以明宗祖之尊歸鬼神之德也惟頌無韻而有

節節妙於韻惟頌有韻有節者節與韻俱妙也夫音節之

至奇而形聲之至變者則莫過於詩而已矣韻也者引情

之道也作者有有爲之致讀者有無窮之恩韻之彼之此

之情也亦非彼非此之情也觸而相得也其機與與同焉

天閣書  
香山堂

指而相歸也其事與賦同焉屬而相合也其義與比同焉  
韻也者聲之府情之道文之徑辭之原也風之行於空也  
有呀有坎有凹有凸有林木洞壑谿徑泉壙而自然之籟  
出焉籟有不同而聲乃不得不變聲有不同而韻乃不得  
不變韻有不同而文乃不得不變文有不同而情乃不得  
不變情者詩之本而聲之末也非末也情不得不借聲而  
胥變也泉之發也眇而盈盈而達達而流者其與山石曲  
折路徑高下必將有嗚咽明滅洶湧澎湃灑灑洋洋沐沐  
淅淅而差等以成其聲於戲斯則古人平仄之相爲叶也  
已矣淵淵乎以純者鐘鼓之聲也間韻變韻而相雜者八

國朝文錄續

卷一 魏伯子文錄

二

音之亂也治世之聲寬以消亂世之音促以雜精而明者  
軍伍之奏也宏而肅者朝廷之舉也幽而雅者閨房之曲  
也蕩而沉者淫奔之倡也行禮之章溫以文燕飲之歌閑  
以樂感慕之咏遠以深形容之詩贊以嘆自然之道也綿  
邈鬱葱知思婦之情幽淑光明見貞女之德如慕而如疑  
者孝子之心靡屈靡究者忠臣之義也是故君子讀箴戒  
之詞有金石典謨之氣焉讀愁怨之什有淒風苦雨之音  
焉故曰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文情相得聲音相感如斯而  
已矣是故聲音者性情之道也文章者聲音之形也聖人  
之情見乎辭聖人之辭達乎意故尚之以體要颺之以詩

歌蓋欲反覆咏歎使人思無邪而得其性情之正而聲音之理固無乎而不可知矣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性情之正也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聲音之正也於戲孔子往矣何以知其言於是就其所較著者竊取其義引繩就道以俟後之君子焉

前段釋風雅頌之殊後段論聲音之妙絕人思議無一  
箏猶人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魏伯子文錄

三

送燕客顧龍川序

歲辛丑之五月予寓報恩寺僧舍其後佛殿有邑令客問其里曰燕人姓顧名夢麒龍川其字問其年六十有三矣面目鰲黃多須而班白總總然有風塵之色予竊疑其老而遠客數千里外豈所謂得已而不可已者耶龍川自言嘗崇禎間以兵部堂吏爲密縣尉遂家於密因爲道流賊陷河南事甚詳大約有司貪殘民鋌而走險諸文武大吏爭權專賄畏死而無遠謀勦與撫皆失其道故至此予竊怪其言有本末每無事膏就之談龍川曰某幼不肖先祖父頗惡疾之不以一畝遺也年二十八感亡爰林龍泉言始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魏伯子文集

四

發憤自立逮爲吏而家成其後密城陷賊以百姓呼好官得免死龍川起家吏員能使城破時身及親屬十八口皆得全此其生平可知龍川所交游婚姻多達官貴人國變後有欲爲龍川營一官龍川不應語先帝則泣然泣下嗚呼自朝廷重資格百年數十年間士大夫讀書成進士者其視吏員雜職雖殊材異能賤之如足下塵土不足踐藉吾以爲士受天子恩澤脫袒褐釋蒸蠶身都尊榮父母稱封君子孫富貴耀都邑賢者持祿養交視朝廷大利害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不肖者則欺君罔民怙黨而營利誅殺赤子破敗封疆亾人家國而不之恤雖使爲龍川躬

糞除之役吾則以爲辱矣漢唐時州縣小吏起爲公卿著功名於世者史冊所書不可悉數而國家盛時三途並進況鍾自吏起至蘇州守發奸摘伏吏畏而民安之九載旣滿上章乞留者八萬人南光祿卿蔚能亦自吏起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籌歸私家龍川練達物務然少好游佚長又爲吏以故心讀書予謂龍川君老不宜更走風塵間當家居課子孫講有用之書覽古今名臣吏治碑世用者使侍食之暇一一爲君說其事君年過六十尙矍鑠如四十許人他日君必有以自見林龍泉趙人常以直言匡持龍川且緩急之將死龍川適在錦衣獄聞之以重金營出暫視國朝文錄續編卷一魏伯子文錄五

林君疾林君以其五歲孤與貲產數萬金盡托龍川且請以龍川女爲其子嬪龍川曰不可人將謂吾以貲婚也乃別爲擇婚盡其貲產畀之而龍川特撫其子至今與余言林龍泉輒流涕龍川生平多竒績予書其尤大者顧氏家世深水龍川之曾大父爲執金吾因家於燕遂世爲燕人云

國初此種人甚多皆所謂遺民也至是老矣乃猶勸之讀書此爲古誼

與皇甫君書

昔漢高帝以天授之資善將將之畧而韓彭英布爲比肩  
之人誦韜鈴之法懷利欲富貴之心故困辱之以折其氣  
駕馭以使其才厚其土地封爵以厲其所欲而後世遂曰  
高帝能顛倒英雄然其時商山四皓招之不至矣田橫義  
士五百人赴東海而死矣則夫所謂顛倒者特行之於貧  
利之人而不能施於禮義廉耻道德之士也以天授之才  
尊爲天子如漢高帝猶且有不得行而况其餘者乎今有  
愚人智不及中庸名不出閭里偶得一官安自尊大遂簡  
賢慢士濶視大言曰吾欲顛倒英雄夫顛倒英雄者天下  
大英雄事也其氣識過於英雄故英雄雖知受其顛倒而  
已才得伸己欲得遂不能不屈意而從之庸碌之子守禮  
義而處踐跡而行猶不免罪戾焉而曰吾欲取英雄而顛  
倒之嗚呼何其愚之不可及也且夫天下之易欺者莫易  
於自謂人不敢欺天下之受諛者莫過於自謂我不好諛  
多疑之夫恒善疑君子而信小人好名之徒徃徃己欲圖  
名而左右爭竊其利故曰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不曉事性  
執拘王安石所以毒天下也好問好察大舜所以爲大知  
也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郭公所以亡其國也夫以下  
愚之才備駑吝之惡好諛惡直信奴隸任胥靡而專意於

簡賢侮士以逞其恣肆之妄曰吾顛倒英雄之術如此嗚呼非真顛倒悖亂至於不可救藥者亦安能爲斯語耶執事其亦察之

快論可醒癡迷而欺諛一段尤爲刺骨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魏伯子文錄

七

論君子小人書

夫小人者辟如病衆體安而一體病則衆體爲之不安辟如糞函牛之鼎具八珍有勺糞焉則珍味皆棄又辟如火一星炎炎萬頃焚灼又辟如毒螫螫者針芒腫潰者升與斗從古未有用一小人而衆君子不被其禍者也一李林甫而張九齡諸賢逐者逐殺者殺矣一王安石而司馬韓范諸公罷者罷去者去矣終唐宋之世而亂亾相繼者二小人之禍爲獨烈也夫小人者莫不有小忠小信小才智以固結其君不則諂媚逢迎吮癰舐痔以順適其君之意其君亦遂甘棄衆君子而獨用之於是好惡偏喜怒傷是非淆而賞罰亂矣惟君子直足以犯君守正足以招忌而不合道之不行則奉身而去是故君之愛小人也甚於妻妾而視君子如苦藥利刃之不可一刻而不屏卽至於傷名亂法敗國喪身亦隱忍而莫之悔也而說者曰君子亦有過小人亦有善然則善不愈於過乎曰君子不能無過也而小人必無善毒腊而加五味是不無適於口也而腐腸穿脇者旋踵而遂至是故五味非不嘉而傳於毒腊之內則養人者適所以殺人人又甘之而不知其毒是以其術匪殺一人而遂止也夫衆人之身莫不有善而有惡而天下獨以此一人爲小人則雖有小善其不足取亦已

明矣既爲小人而今有善焉吾恐其惡之至隱毒之至深  
殺人而人不悟者將更甚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嗚呼此不可以不務白也

是固然已然亦有貪詐可使及良心偶動引之可令晚  
蓋者此在因時因人不可一律而論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魏仙子文錄

九

家書

覽信知弟姪兒輩平安甚喜書中念我事煩恐致勞疾然  
吾所以處此者有法也蓋事務雖煩惟厭者覺其煩行役  
雖勞惟苦者覺其勞不厭不苦則有道焉吾既有賢主人  
而日供我以粱肉衣我以繪帛我乃自究夫興革損益經  
世之務知刑名錢穀之政嗇平日好善惡惡利物濟民之  
心聞朝廷四方之故及其巡歷則又資舟車具乾饑而我  
乃悉覽名山大川城郭都市俗民情不費一物所得已  
多則豈惟不厭且甚喜豈惟不苦且甚樂喜而樂故吾心  
盡而與主人相得而益彰是我交成身世並涉平日之  
學術亦有所徵也古人當窮拂亂便藉以增益不能逆境  
便宜道無過此者况我所處乃甚順乎今則倦飛而知還  
矣相見在卽又何能不樂哉便中卽此以道平安

我嘗在人幕中者深悉此語爲不誣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魏伯子文錄

十

師說

韓子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惑而不從者其爲惑終不解故人之不能無師猶瞽者不能無相病者不能無醫也師也者所以明瞽聰聾智愚敏魯文樞野達拘迂才頑冥人禽獸其爲體也隆爲用甚重爲德博而爲道也尊體隆德博故其爲教風動而能化其象謙尊而光師也者登三綱而四配天地君親而五者也而今之爲師者不然若以爲披斤斤斫斫役於主人以道謀食師而匠者也館穀隆殺教別輕重苟得而已不顧其後師而賈者也惟其意而我從之則惟恐譽不至利不歸進國朝文錄續卷一魏伯子文錄

退喜怒聽於人含怒畜垢而不致發是師而奴隸者也爲之詭御詐術相倡主人甘其行弟子服其事使吾利日豐而人心日以壞是師而盜賊者也受不才子弟挾竒貨而居不惟長之而且逢之不惟示之且身先之放僻邪侈無不爲人不肯齒與爲類是則又師而禽獸者也而或者宅心曖昧之中持其機械喜怒憎愛反於常鹿焉馬之狐焉虎之猴焉冠之簪之顛之倒之使人擬議而不得其故是則又師而鬼魅者也夫爲人師者自以工賈奴隸盜賊禽獸鬼魅爲其師道而使人以工賈奴隸盜賊禽獸鬼魅待其師無怪乎天下相率於陷溺以成極亂之世而斯

文之道墜矣若夫君子之爲人師者則不然體甚隆用甚重德博而道尊合則從不合則去萬鍾千駟不可得而加也賢者主之不肖者奴之頑嚚驕曠不可得而亂也學者有要應者無窮故無人而不自得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故人不知而不愠也因材而篤有如天之時遷物而良有如地之勢明禮樂修政刑有如君之德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有如親之恩是以其道甚尊其用甚重也而今之爲師者與師師者不求乎尊重之益而相率爲輕賤以自卑其將有能視而瞽無所疾病而亡者矣嗚呼師道之不尊於天下豈斯世之幸哉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魏伯子文錄

十一

今天下師笈于弟子有能不失師之面目者幾人乎讀之令人慚令人恨並令人耻與爲伍也

葉公曰天地有私者乎魏子曰無私曰若是乎人靈而物蠢也何無私魏子曰天地者氣而已矣氣者清濁而已矣天地曰吾未嘗欲何者爲人而何者爲物也蓋得吾之清濁之氣而人物分焉父母生子初未嘗計爲男與女也未嘗計妍醜也未嘗計善惡智愚康強與痿弱也而夫人之性質不同者恒出於同父而同母物土石至蠢者也草木則稍靈矣蟲蛆蠕動之物又靈於草木鳥獸靈矣獼猴鸚鵡之屬靈且近於人人質質者不靈者也而中才靈賢智者又靈之至於聖人而靈極然則由蠕動而至於聖人其遞近而靈者不過一間而終始乃懸殊也是故氣之漸及者然也人之一身蠢者莫如毛與爪而踵則知痛癢矣臂與腓也背也則知通痺矣手足能持行耳目口鼻則精審察矣而心之靈又至乎其極故曰靈蠢者物之自得其氣也一身之膚何厚薄焉父母之心何偏陂焉天地之德何分別焉是以曰無私也葉公曰然則氣亦清濁而已乎曰清濁之中有純雜焉聖人仙佛梟獍窮奇純乎純者也其諸蠢九而靈一惡寡而美多者則雜者也蜂雁鴛鴦之屬之有倫雜之乎人要荒邊裔之人雜之乎禽獸純雜之中激爲偏駁是故有人人首而獸身日男而夕女目生於頂

瘦負於頂鳥獸有比肩比翼蜚蜚巨虛草木栢葉松身松  
葉栢身者檜栢偏駁之極而爲魑蜮罔兩非人非鬼非禽  
獸木石則皆氣之雜壤之至者爲之而天地何心焉是以  
曰無私也葉公曰然則稟於氣者則一定而不可遷矣乎  
曰金之雜沙石也火鎔之身之穢瘡疖也水潔之人之生  
令子也胎教之蠅蚋化蟬腐草爲螢靡哲不愚克念作聖  
皆此道也故曰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魏伯子文錄

四

雜說

陸子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魏子曰天下皆事也而莫不行所無事飲食衣服男女居室生人所得已者也爲之禦饑寒免暴露成夫婦事已止矣禮樂刑政聖人所得已者也爲之禁邪僻復天性事已止矣事莫大於教養而聖人爲之甚簡故非不得已而必爲者是皆擾害於天下者也今夫藥所以治病也富貴之人恒無病而服藥故體不得其平而疾病生法所以已亂也刻覈之吏恒無狀而增法故情不得其平而奸僞滋至於疾曠而藥不可醫奸多而法不可據又復變方破律而救之是其自擾者國朝文錄續編卷一魏伯子文錄五

欲止而勢不容息無知妄作皆庸人所爲也且夫奔形以避影者影益紛揚聲以過響者響益烈水行地中而地上無水衣服附於體而桁笄几榻之間無衣服故曰本無事也惡惡臭好好色無分於智愚貴賤衆寡古今也當其情之自然而無所擾其好惡則其事已畢矣鏡受影而得其形物待價而如其他是則君子之所以處事也

雜說

於是客有問於魏子曰敢問子之所謂簡者何謂也曰不煩也要也明也易也決也擇也畧也不多於此事之外故不煩約而精之於此事之中故曰要也無歧說臆見以淆亂之故明直如是而已故易明而易無留滯矣故曰決也有百事焉治其一二其餘者無足治也故曰擇有一事焉得其意而足矣事之爲形迹者無足拘也故曰畧也敢問簡亦有本者乎魏子曰本之以平恕而行之以安靜平恕則絜矩而易得其情安靜故端詳而暇豫識大體故中節急當務故寡而不遺故曰簡者檢也能檢制其煩苛紛躁國朝文錄續編卷一魏伯子文錄去

之情而不使意見之妄乘於事會也天下之事庸常而已矣庸人不安其庸而思以相勝則詭異偏頗適以自亂亂則又從而紛更之故一事之中千百雜出欲已而不能已也不準於古人之法以求人之情而任己情以割今之法是以事日多而愈不可治如蘓威王安石之徒足以爲戒也

魏子遊大滌之穴見石乳所爲有若龍者鱗鬣宛動伏處而矯犖若升東甌氏曰土石則無情者也何以工巧而畢肖也乎魏子曰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是故物莫不生於天地而莫不爲天地之所爲是故龍之爲物則本無者也而天地爲之鱗焉爲之鬣焉爲之頭角耳目鬚鬣爪距尾脊焉爲之狀者蜿蜒性者飛螫焉蓋未有斯龍之始忽然爲而有之則凡自無之有之物皆爲天地之所撰造也夫是以謂之曰造物名之曰化工然則石亦天地之所造而亦何爲不必爲龍乎東甌氏曰吾觀石之爲物有若牀者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魏伯子文錄

七

若釜竈者若盤盂几案尊罍者夫器則人之所爲也而非天地之所生是故天地之間釜必以鑄盤盂尊觚必以型几案樸苑之器必以斲未見其有渾然而生也而石之肖之則又何也魏子曰夫器雖人之所爲者而莫不本乎生物之自然是以聖人觀於魚而造舟觀於鼃而結網觀於天而爲蓋觀於蓬轉而斲輪觀於鱗介也而興甲冑揚而舉者取義於飛鳥之羽翼而置者取象於鳥獸之股足方員則諸天地曲直視諸旋折分合出入肖諸牝牡故器之爲物有必如是而成器不如是必不成器者是皆出之於一定本之於自然雖人爲之而莫匪天地之所生也

曰敢問造物者亦有說乎魏子曰物雖本之於自然然而莫不由於造試就乎人之一身論之膚不可以自立也而先爲之植骨以傅肉骨相離而易釋也則又爲之繩筋絡節以維繫於肯綮支節之不屈伸不可以動也爲之凸凹鈐軸以宛轉之爲之血脈以通滙其源流爲之孔穴以導其氣爲之耳目口鼻以効其官爲之舌以爲嘗喉以爲遞齒牙以爲靡莖腸胃臟腑以爲容經營位置咸次第焉是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也取諸首之員者以象天足之方以象地目象日月耳象象山谷鬚眉毛髮象草木腹象海腸胃象河渠五液之屬象雨露聲象雷霆氣象雲霧國朝文錄編卷一魏伯子文錄

六

尾間以象沃焦或手足而綴以爪甲或心肺而護以膜骨目而爲之睫以遮閉軀而設之皮以包莖則皆器之所必須而創造有所取義也曰然則化工如之何曰鳩爲鷹雀爲蛤鯨爲虎爲鹿朽木爲蟬厨草爲螢松爲石此無爲而化者也朝鼈雜莧爲鼈古罇磨草爲蠍種臍脰而爲羊幽過飯米爲蜘蛛與夫螟蛉之以他蟲爲子此有爲而化者也人爲虎爲羊爲狗爲狐爲蛇爲菴此怪沴而化者也至於象牙犀角之有雙龍豬齒白之有佛堅石之內之有鐵斧竹木之裡之有文字畫圖則變化皆不可名是雖有數者之不同然而必有所以爲之者故不能不歸之於工一

物之中相須莫不周備焉而不知其何以爲之故謂之日  
化工也且夫天下之有形者備諸物而無形者備於心天  
地無心人爲其心故天地所能人卽能之而奚以明其然  
乎魏子曰物號萬也而人盡其形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  
而人測其數鬼神至幻人呼召之蛟龍至怪人馴御之雲  
霞至虛人躋躡之江海至深人泳屐之陰陽至大人變理  
之水土至廣人平治之千百世之後至遠人前知之卽凡  
天下之物莫不生於天地而成之於人故曰與天地參也



夫天下之理莫不周備焉而不知其何以爲之故謂之日  
化工也且夫天下之有形者備諸物而無形者備於心天  
地無心人爲其心故天地所能人卽能之而奚以明其然  
乎魏子曰物號萬也而人盡其形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  
而人測其數鬼神至幻人呼召之蛟龍至怪人馴御之雲  
霞至虛人躋躡之江海至深人泳屐之陰陽至大人變理  
之水土至廣人平治之千百世之後至遠人前知之卽凡  
天下之物莫不生於天地而成之於人故曰與天地參也

雜說

客有問於魏子曰季文子有言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而孟子曰爲天下得人難夫臣者奉君之令而已君而聖何事不可自命必皇皇於得人難其事而大其功則謂何也魏子曰自有天地以來惟盤古者相傳以一人任開闢其餘則耕亦有耦春亦有相以至至微之物鹿豕其羣雉雖其雌烏鳴其友未嘗不相須而甚殷也是故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靈公雖無道而不喪然則事無大小位無貴賤其資藉於人者蓋如飲食衣服之不可一日而闕矣客曰吾觀今之有位者莫不耻於求人又不得已而必用之則隱諱防避如匿逃藏寇之不可或露則又從而逆億之頤指氣使之煩瑣鄙屑而雜役之或等之於徒隸胥史此其意則又何也魏子曰夫人樂於見長而護短故功必自己出名必自己成夫使人謂我有人是不見吾長也使人謂我必不能不有人是適見吾短也而頤指氣使與夫瑣屑而役之者直欲以氣吞之使彼之才無馱而吾美無不全又不敢得志抗衡以分我尊而且賢之勢然而天下之人雖不知其中之有者爲何人而已無不知其中之何人爲必有此掩耳而盜鈴自古爲之致慨也古之人有作露布而上歎之

者左右咸得稱爲于公異他如何常之直陳代草爲馬周  
牛竒章之杜書記平善裴晉公馴皇甫湜之絹如字數錢  
思公命輦酒殺助游宴范文正公聞漢高帝何如人之語  
默然退避胡宗憲聽徐涓潦倒於湖山雖或不無愛才之  
過而其人之識量豁達心事光明千古猶想見之未聞有  
訾其短而以爲必藉於人也蓋他人之賢吾能用之則我  
之賢爲更大如宮室之美珠玉之珍錦繡之華我擅之者  
人羨我爲富貴初非身充大匠賈人紅女必自爲之而後  
得故曰斷斷兮無他技又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嗚呼知  
此可以爲大臣矣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魏伯子文辭

三

冰叔曰可于周秦間自名一子然子書多以恍惚無根  
之言寫其隱怪元妙之理此獨于日用人情至平至實  
處說得愈元愈實愈平愈竒文字情深法變胸無成格  
而筆勢自爲樞樞真不媿古之作者矣

此類文凡二十餘段予第摘其警拔者錄之大畧其創  
意也必精其造言也必峭旣精且峭惟妙惟肖

于忠肅論

昔土木之變宗社幾危而復安者于謙力也君子以景帝不讓位及易太子爲謙罪夫此二者蓋非謙所能得之於帝者也撤簾之役曹太后以母傳子韓琦久而後得之漢高帝以子易子張良不能得四皓來而後得之獨奈何以此責謙哉且夫忠佞無中立之理義利有兩全之術惜乎謙之不知此也當上皇未歸謙宜密言於景帝曰昔宋高宗不迎其兄萬世罪之高宗非果天資刻薄也亦以欽宗既歸已當遜避耳夫宋之天下親亾於欽而中興於高唐明皇不能以失國之父奪其子而欽能以失國之兄奪其弟耶惜當時無以此言告高宗者臣願陛下誠心迎復不貽天下後世之議則讓之愈堅得之愈固矣及上皇之將歸也謙又宜曰陛下當重禮迎上皇而奉於內宮極尊養之隆如宋孝宗於高宗者朔望則率羣臣而朝之庶幾上皇安而陛下之心順如此則景帝雖懷疑忌而知兄歸之必不可奪吾位奉於內宮而外臣不得交通其亦可以盡吾心之忠孝而無所疑矣及夫見濟劄景帝崩則上皇履帝位憲廟正東宮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不言而自定亦何有乎奪門迎駕之紛紜以釀成曹石之禍哉李賢他日對上曰景帝不諱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魏伯子文錄

三

順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豈有招權納賄殺掠降黜之事致  
干天象賢之言可謂識大體矣惜其出於幽緬南內之後  
而當日所以處上皇者未當也或曰諫勸景帝迎上皇景  
帝讓而上皇受則諫如之何曰上皇初至唐家嶺詔避位  
免羣臣迎及於東安門兄弟相持而哭推遜久乃送上皇  
南宮當時不以禮迎其遜位之堅如此以禮迎而顧偃然  
受之乎且夫景帝能以禮迎以禮奉則雖不以禮讓可也  
準情酌理兼帶權勢如此立言可謂筆補造化天無功  
矣

國朝文錄續編

卷一

魏伯子文錄

三

策

時務對

伏承策問時務之急竊謂救今之急無過於用古之方古  
方之效莫捷於大學用人理財之政用人理財莫急於除  
害人害財之賊用人之大賊曰媚嫉之人是也理財之大  
賊曰聚斂之臣是也朝廷有一媚嫉之人必使賢人君子  
無一立於朝廷如唐之李林甫盧杞宋之王安石蔡京韓  
侂胄輩或蔽以術或陷以機或顯然攻擊誅鋤或以爲黨  
而錮絕同類以及子孫或媒蘖文章焚其書冊禁其學術  
朝廷無一正人而其黨類遂日以布毒於天下故大學不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魏伯子文錄

十四

言所以用一個臣之法而止重言放流媚嫉之人既曰逆  
諸四夷又曰不與同中國雖要荒之地猶恐其或近者蓋  
誠慮其窺伺援引以圖復進而妨賢病國之禍愈甚而未  
有已也宋神哲甯之世類多調停而小人與宋終始不可  
復除君子謂司馬光呂公著趙汝愚去之不盡流之不遠  
是豈得爲能好能惡之仁人哉夫國家無大小人雖無大  
君子亦不至於大亂如人無痼疾雖不調養亦不至於死  
亡故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害之不除雖有利而無濟病  
之不治雖飲食調養而無功小人害如鳩毒未有鳩毒入  
口而人不死者也朝廷有一聚斂之臣則下之希旨營私

者其人不可數計蓋利本人之所欲而又處得爲之勢是以朝廷用一而有司科十朝廷偶用而有司援爲定例朝廷蠲赦而有司急征卽使罹於刑辟不過畧出其悖入之財而安全如故攘剋愈工務使小民無一絲一粟之餘弱者死饑寒而强者驅爲盜賊故孟獻子曰不畜聚斂之臣賤之等於雞豚牛羊又曰甯有盜臣惡之過於盜賊蓋誠見其足以驅民爲賊而喪亂人國家也然用人有大道則在取之以身必忠信以得之九經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是也驕泰以失之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是也生財有大道則在食與貨曰生日食所以言食也曰爲曰用所以言貨也食之本在務農貨之本在通商惠工不奪農時輕徭薄賦則力本而無失業故生者衆國無游民軍無濫兵朝無冗吏則食者寡無煩興作假和僱以妨工無攙行重稅以病商則安於姑肆而樂于懋遷故爲之者疾率之以儉則安靜而寡作正之以禮則抑僭而不奢故用之者舒夫百姓足而思亂者自古未之有也百姓足而君不足者自古未之有也是故用人無在多內得一宰相而六部之尙書無不當矣外得十五巡撫則一百五十九府二百四十三州一千一百七十一縣之有司無不肖矣是所用者止十六人而德澤法制已維係於天下

故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靈公所以無道不喪也理財無在多不傷財不害民而已漢之文景猶曰賢主而晉泰始宋元嘉齊建元隋開皇之世凋殘已極而天下富庶者身能節儉不傷財而害於民也然有一媚嫉之人則十有六人無一得盡其用有一聚斂之臣則一千五百八十八之省府州縣無一民得有其財故害人害財之賊不除而國家得人財之用者尤自古未之有也國去其害則雖不興利而利已興矣人去其病雖不養身而身已養矣愚故曰救今之急無如用古之方者此也然古方有二而今用其一則天下可以旦理而夕平

國朝文錄

卷一 魏伯子文錄

三

蓋今之至急者患於財盡而財盡之患在於民窮朝廷之取非不薄逋負水旱殘破之赦非不頻雖時和年豐而民日見饑寒者督撫之貪暴不誅而有司剝之者衆也誠用不貪之人則雖不理財而財已阜矣故其一又在用人此方古今通行在今日尤爲救時要藥誠醫國手也

河東集文錄引

河東文集甯都邱邦士先生著先生爲魏叔子姊丈叔子從之學古文者也其學深于理數而落落穆穆無貧富貴賤之見在其胸中叔子嘗爲作傳稱吾輩嘗欲卓然爲世所不可少人邦士則自然爲世所不可及人其推重甚至文集向曾見于琉璃廠高函大部板刻精工以價重未購近館洪都子書舖得其抄本一函似非足帙瀏覽一過橫厲恣肆如與上古人對談猝難得其意旨所在且通體無一偶句亦無一直筆卽句讀段落亦頗難分蓋與叔子面目又不同矣而要其竒傑之思獨到之解處處令人刮目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河東文錄引

一

皆非小儒胸中所能有者楊子雲云高言不止于衆人之心豈不信哉今錄其文爲一卷他日得其全帙讀之知必更有進焉者矣

河東文錄

甯都邱維屏邦士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竇融論上

尉佗竇融當秦漢之交而據天下斗絕辟遠之地不與于  
戰爭擾攘之禍天下既定徐擇所歸剖符列爵而享王公  
之奉蓋自古豪傑審天下之勢而處之未之當有佗與融  
用其智力拱手創爲之以要于必成此特其奴婢偷匿私  
便之細智其不至喪地滅宗殺其身以取笑于天下後世  
者亦幸而已矣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繇任囂佗之智獨  
能誅秦所置長吏耳其地皆非佗所自有也且夫融父祖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河東文錄

一

世仕河西遂欲因其地以爲遺種而梁統諸人繇此而推  
奉之此皆童子之見足以爲笑者人知愛其祖也于其子  
孫固無不愛子孫之悖而盡反其祖父所爲好事其仇讐  
則愛者必惡而逐之又將甚于途人融之高從祖父世仕  
河西固皆漢官也融嘗仕莽與漢兵戰敗昆陽及漢入關  
莽復拜爲將軍引兵至新豐莽敗而降吾意融撫河西而  
不愧根發汗已足爲怪况五郡豪傑不且有旁觀竊憤而  
生其心者此蓋融所以危也且夫絕境而自守則其外嘗  
有窺伺之患而其內且有肘腋之虞故其所值馬期任仲  
幸皆庸人遂各畔而自去苟非然者因張掖武威二郡之

地分河西之半以與融角力而逞技融方遷延觀望優游于羣議彼則聲其罪而與五郡之人共誅而共棄之則融雖百口亦無以自解而融所守固已奪已劉表劉璋擁有荆益而不發一卒以與天下爭故不能閉境以拒敵盧水羅仇家世忠孝未忍負主至于見殺沮渠蒙遜因其會葬者萬餘人哭而結之遂分涼土而涼亦漸以賊滅今佗與融晏然冀所以自全而不知其喪滅者特伏而未發天下之人遂以爲其計之果得也亦爲已過矣且夫兵至凶危非人所擇而樂用也思全其有以保首領則雖危而可以救死蝨斯螫故能獲其食虎豹日噬人然後得安處其穴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何東文錄

二

而長其子如佗之時不能用秦徙民席捲而出湘黔道庸雖直入武關以與亡秦之師會此固已知其因循苟且事皆出于倖成而其中實無有矣向使項羽入烏江亭長之言欲王江東而據全楚之南以拒漢彼其番禺蓋有不足取者而佗之死其無足以自葬吾觀吳芮一番陽令也以女妻羣盜而率百越從諸侯滅秦使閩越東海皆以秦廢君長佐漢入關擊項籍身與天下之大功而稱王子數世繇此言之則彼趙佗者雖謂爲奴才不爲過也

此文蓋有所指而作不敢質言故借竇融爲喻耳

竇融論下

夫竇融坐而自守，隱然有張天錫、呂隆之禍，伏而不及察。若其禍發而身滅，又未嘗有翟義之節，足以不愧其先而垂名于後世。獨河西自武帝始，開以斷匈奴之右臂，其地殷富，兵精，足爲割據之資。彼其匈奴單于常思復其先世之故土，而封何隗囂、盧芳，莫不有兼并之心。則融之所守，其爲力蓋百倍于尉佗。何者？南海、桂林、象郡，特秦以謫徙民之域而已。以中原視之，如贅疣之不足爲輕重。吾故曰：竇融之才，其勝于尉佗者已不止數倍。非夫齷齪不足數者，藉口而易爲也。尉佗所據，可以乘天下虎爭，擾攘無暇。

國朝文錄

卷一

河東文保

二

以及我而因循以保中國之所棄，使融才不足以撫雄傑而輯羌胡，則雖欲帶河爲固，而亦有所不能。蓋嘗論天下守禦攻擊之計，有必不可以持一而獨勝，而佗與融獨爲其守者。尉佗之時，天下之勢在于中原，而江南揚越之區，其財賦、皮革、鮑木之屬，犀象、璣珠、瑇瑁、銀銅、菓布之利，未之盡興。長江巨嶺，險猶未夷，爲人所不習，出故英雄之起，不肯出死力以犯天下之難，而爭人，所不必欲。是以項籍棄其地而不王，尉佗乘其間而可以長守。然英雄之士苟得其地而知所以用之，則亦未始不足以攻取而戰勝。吳夫差與晉人爭長于黃池，越王無疆西伐楚，北伐齊，而與

中國爭強項羽起會稽與八千人渡江破虎狼之秦制天下而稱霸王李陵以丹陽五千人殺匈奴之衆且數萬劉裕出建康之守以北破燕西入秦陳霸先糾始興豪傑而侯景以北來驍將爲之敗死其劉繇之有曲阿王朗之有會稽華歆之有豫章自唐末五代之亂越州劉漢宏洪州鍾匡時撫州危全諷虔州譚播潭州鄧處訥桂州劉仕政廣州馬瑒福州范暉則皆破降走死相隨而待盡此無他吳郭山越之夫天下素以爲柔脆不足慮乘其不意出吾強以擊之雖堅悍如匈奴可以摧之而立破而後世仕宦商賈已夷習江嶺之險見其財產貨集居天下之什九則易因其柔脆而懼伏之此固不容以不爭是故事出吳芮之計常操其勝而不敗苟爲尉佗之策非幸其時其地不爲夫人之所覲則其破滅有不待再計者矣然當融之世河西固不僅與江南比此吾所以獨爲融惜也

據時與地以論佗融軒輊分明真大眼孔

與魏凝叔書

佳文已看定悉歸覽中間去存間或點竄率憑鄙意不當  
宜徃復向疑諸書簡類于翹過沽名非厚道易于賈禍宜  
痛刪者鄙意頗不謂然足下所交多君子足下又以直道  
自矢直道難行以不嘗遇君子君子好直者而惡直于己  
者致中以禍鄙意不敢以此薄待天下士致忍沒足下世  
所僅有之直且存之以見當世有好直能受盡言君子若  
而人尤非鄙人忍令沒沒也文章雖末技然足以關世道  
與所以待天下之君子以君子之道自植立處皆自有法  
度何至如向者之疑必須盡削簾隅不審足下之自植立  
便謂宜何如也足下之直非第無攻訐之心足下他所論  
紀不謂無湯善近名者至以直道事朋友見友之過憂人  
之憂如負芒刺懇誠之至發爲文字真可以貫金石泣鬼  
神豈得爲過豈得爲過足下好斷長議論善擘畫理勢使  
人心開卒亦以此敢於自信遂以爲常凡此皆君子之道  
不爲過也然愚謂不幸足下之大過實伏處在此抑又以  
爲君子之道雖大過不之覺耳足下好進諫本自不拒諫  
而常自拒諫足下好攻人之非本自不飾非而常自飾非  
拒諫飾非者大惡也不拒諫而常自拒諫不飾非而常自  
飾非者尤惡之惡也而足下不幸以敢于自信足下之自

信又不幸逐事逐件自處有故而持之益堅其後合之萬事萬件率皆如此遂以爲常嗚呼天下事伸一己之見卽萬分人非而我是君子已不勝大懼抑我原有不必是者而況復爲常也足下之拒諫飾非蓋有如此者足下之學好于就事勢情理參伍較量以求其當及其得之遂覺纖微互盡甘苦正調已囂然有自適之心其後又不欲認爲謙損自同虛僞方直已自持以爲縱或非是要于較然不欺吾意又天下之道有揮斥如意非復計量之所能及者此必聖人而後能之吾方有所俟而今不當復以爲意是以左右遲迴雖欲不自信而不能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

國朝文錄

卷一 河東文錄

六

斯之未能信孔子之說非說其必求信正說其未能信也天下事理何有窮盡而一視以飲然不足之心彼漆雕開已自此遠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苟執三者而省之以爲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則曾子之爲人也必多安心暇日惟日以不忠不信不習自疑則曾子死而後已之心千載之下昭然如見聖門之學會子最爲忠信篤實然獨低徊致歎于昔者之友有若無實若虛蓋有味乎其言之也足下書簡所及爲人謀則必忠交朋友則必信一篇之中三復留連莫非此意至于根究朋友之過真如秦越人視病雖在垣

一方未始不見獨疑未得見足下一書痛陳己病標本委  
之醫人者然猶以或未獲遇事未少發明其意至讀戊子  
六月東楊夫子已丑十月東會省之二篇草草道意如蜻  
蜒之點水若卽若離而已且足下之言于友者不入則悲  
憤莫伸苟入馬則喜悅之色溢于毫楮而楊夫子東後自  
記手口之間鬱鬱寥寥此豈偶然如此抑自有故耶且足  
下書簡所及雖或疎外之友始交之日便作訓誨之詞曰  
宜如此宜如此雖少假借獎許亦必曰將如此充之可進  
于此足下豈以爲再少假借進許之將令自滿耶亦稍自  
視尊矣不則實無足當足下意耶其他則問遺謁候之牘  
而已豈世果無足當足下議者抑有之未暇求耶抑又偶  
然耶凡此皆維屏所疑于足下者足下能終信之不少疑  
否不中足下諒不謂過

此真所謂洞見垣一方者而出之若不經意所以爲高

苟全居記

全之爲言全也不獲乎其全而徒取其微茅之所寄守固陋而就殘缺以詡詡然于人曰吾如是是亦已全矣則已非猶夫全之爲言也萬類之情全之而后以爲欣不全之而后以爲戚然當其不復知何者之爲全于天下而第因其我之所欲全者之無所戚則以爲吾如是是亦已全者其果可以詡詡然于天地之間矣乎况其有全之而不得全者乎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是聖人天地之爲全者也莊周曰蜩與鸞鳩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而時則不至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九萬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河東文錄

八

里而南爲是鸞鳩之爲全者也以爲未全則諸天地鸞鳩聖人無不戚然有憾以爲如是已全則天下無有更出吾所全之外者此諸葛武侯之所以抱膝而長吟視去三士二桃嗜欲戕伐之紛紛者爲吾草廬中之海鷗而已矣故其言曰苟全性命誠全也誠無足憾也三顧之加永安宮之託瀘水不毛之入祁山之數出親覽二十之罰敵不數升之食然後鞠躬而盡瘁趨死而後已而如司馬仲達敵仇竊相與欣然樂之彼諸葛武侯遂亦已無全之人矣而吾友彭天若則又異是夫生而自廢好棲遯長先吾嘗爲山澤之癯豈天若已乎少長縣城有柏巷之居東南十八

九里雲石之巔有館焉。勅躬侍養，牢酒相奉，出與朋友談笑，爲樂。天若無不足者，顧天若尙氣，誼好名節，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走江達海，閱交吳粵之名勝，當此之時，天若豈畧有自全之心也？張口譚說，凡史書所載，負勝者，天若皆欲以摧其中堅，而蹈其瑕，而年未四十，遂已廢然。退喪亂，奔走竄伏于山谷，是時天若築室避居于三巘之峯，猶未能以卽安于其室，如是者七八年，遂徒抱一卷以栖遲焉。至于今天，若年五十有五，復棄其峰南之居，並其友李生曾生、族子中叔與栢鄰並者而違之，攜妻子結屋于峰北，又稍徙就無人之境。夫天若蓋幾經勞瘁，而后得諸葛武侯之所謂全者矣。與諸葛後先亦大有以異。夫天若則亦果無憾然已矣乎？詡詡然以告于人曰：吾其尙可以全矣乎？然則與全之難也如是，于是使其友邱維屏道其意，誌之于屋壁。癸卯六月丁巳，邱維屏于是乎書。

用意似雷同，子瞻醉白堂記然筆意殊不相倣。○特于武侯出廬之痛，寫苟全顧長康至此，當自閱筆

目評

木立師六十壽卷跋

右易堂諸子壽木立師六十文弁詩師或自呼愚者故又稱愚者大師先是十二年予舅魏冰叔館水庄一日招予曰有僧至殆非常人盍來見之予走見語數日而去後李咸齊又自三巘呼予曰師置黑白子分合論圖書易數不能解爾能解不乎則又見之見論陽明子三間喻師遂出三間說及各安生理說見者皆讀讀或三四讀或六七讀或八九讀乃能通解久之廩山使迎師師歸于是知師乃廩山木立師予後乃過師廩山景雲寺及吉安之青原師出家易時論圖象幾表示予及他所集著通雅炮莊中旁國朝文錄續編卷一何東文錄

通物理韻原諸編蓋師始去甯都還廩山特爲予論易數原委其言洋洋灑灑盡紙幅六七尺而罷及予過師論佛未入中國時吾中國莊周列禦寇之言固已有佛之說凡佛之言名號世界壽命空劫一皆若莊周之寓言非實事而世遂執而信之師笑而呵之曰此則不許道者夫大傳不云乎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自古虞夏殷周之世未嘗不經憂患而典籍所載其變易于獲常故易傳獨至箕子文王始舉以當艱貞之實而孔子序次逸民亦首列伯夷實與文王箕子後先其時當此之世彼至聖仁賢貞臣烈士之所爲激發而摧藏者宜于古亦

稍變矣此豈非所謂中古之世也耶伯夷求仁得仁可以無怨及自以爲神農虞夏之忽然而沒又不能以不怨而司馬遷計無足以解其怨者于是特爲之引賈子狗名之說于顏夭跖壽之表而卒歸于後世之稱亦已踈矣且吾嘗讀周詩南山有臺之篇而見所爲燕饗通用之樂相與願祝猶以萬壽爲期而至周公子父相沿取必戲之畫象其卦而象其爻其所言者不過七日八月三歲十年之間若無與于遠近幽深之物者奈何莊列之徒動以千歲上征乘雲氣餐沆瀣長萬古而不老爲辭其言與賈生之寥廓忽荒蒼空而遊屈平之神奔鬼怪造旬始而遊清都亦國朝文錄續編卷一河東文錄

說特盛于晉魏六代之際以靡漫而不可止而吾則謂佛  
氏之入吾中國惟近今後先三百年間始適得梵唄髡緇  
之正如西山之老佛雪和尚之流其最著者也莊生曰無  
所逃于天地之間又曰知其無可若何而安之若命者亦  
命也詭恢瓊異執取而炫耀之是猶指溟渤以爲塗徑而  
日踐而蹈之者也師奈何不許吾以寓言道佛也雖然彼  
文王周公之言則否已易傳不又云乎曰辭危危者使平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夫惟不廢者爲能存存故夙之暮夜  
以號之則相與生生而已矣相與生生則相與不息而已  
矣此又師所爲安生理之說也而予與諸子固何足以言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河東文錄  
之而壽之

三

深于經術故能以正大之旨發爲奇快之論彭躬菴

以佛之書爲寓言而佛亦自有憂患若有不得已者非  
先生隻眼從古竟無人看出○木立師姓方名以智桐  
城人明末進士後展轉越上楚間爲大官事不濟始薙  
髮其人固終身在憂患之中者故其所著之者皆欲言  
難言令人莫測其意之所在此文獨深窺其意而又不  
便實言故借其不許道佛而言幻而索性暢言之木師  
得此當爲之相視而笑莫逆于心

別駕楊公傳

公諱燧字心緯姓楊氏世爲甯都城南人代以文學政績著家世詳竹山公傳中公幼輒敏穎下筆如泉之傾注不可禦年十二學使者奇賞之拔置第一補郡學弟子員嗣是每試與二兄煥燧並冠郡縣學時雙江有楊氏兄弟之譽煥卽竹山公也天啟壬戌用登極恩選貢成均縣學則公從子文彬其同選者皆當時聞人清江楊文正公廷麟相知最深公潛心義理之學築精舍於南郊日與賓友飲酒談論遇忠孝節烈之事輒慷慨歌呼不能自禁崇禎壬午除授雲南臨安通判以病辭是時四方盜賊蜂起兩京

國朝文錄

卷一

河東文錄

三

淪陷公撫膺飲泣不欲有生乙酉秋文正公以相國督師入贛過甯都欲公偕行公曰燧年已六十餘衰疾侵尋不能效馳驅冀邀君父之靈得與相國重握手道故幸也苟其不然則一死以謝知己畢生平之事食生以辱身吾不爲也文正公壯之執公手曰今日正需招致豪傑相與佐理君卽不能豈無才子姪可共事者乎公乃薦其從姪文琦遂題授兵部主事同守贛城丙戌城將陷文正謂文琦曰事急矣毋從我死文琦曰與相國同心戮力久置此身於度外豈今日見危遂覩顏以逃乎竟同死贛城時公避亂山中聞贛城陷文琦與相國殉義痛哭無時披髮佯狂

或再日不食己丑冬孳家歸城原寅邑城破公謂家人曰  
吾髮不可除身不可辱得見相國於地下無愧遂冠帶自  
經死三日後兵入掠見容貌如生咸嘆異之南昌彭士望  
更爲詩輓公讀者至感泣嗟夫公一介書生未嘗膺高爵  
厚祿卽不屈其志入山蹈海爲世外逸民未嘗不可自成  
其高而必舍生取義視死如歸誠以君臣之義無所逃素  
心要結之言不敢負而豈間於己仕未仕哉公之志爲不  
可及矣

應云一死以謝知己後來結局早已預先打算嗚咽鬱

勃能使忠義之氣奕奕如生

國朝文錄續

卷一

河東文錄

楊先生墓誌銘

吾縣中持經義指授人立議較然卓卓犖犖不稍有浮游  
撓屈者垂五六十年獨稱楊先生楊先生年十六歲入附  
縣學爲先達某官王公景漪所特賞卽已與爲師友三十  
一歲中乙卯副榜四十三歲學使者試第一四十四歲值  
崇正改元以登極恩選爲貢士至五十八歲凡試南北國  
子監及江西鄉試者四皆不中其後不得復試以貢士終  
老而已矣其所指示弟子不出縣而秀傑者半之最著者  
兵部侍郎曾應遴職方司主事曾傳燦舉人弟文彬曾應  
秋會益其曾晚貢士何元潔魏際瑞與其弟縣學生魏禧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河東文錄

七五

當先生初選爲貢士督選者爲忠襄蔡公公評先生卷曰  
正大光明肅然起敬及先生與同選揭公祝萬陳公大士  
旅謁忠襄忠襄指先生曰必魁天下大士前應曰此楊生  
一日技尙有其千古者蓋先生始爲經義當萬曆之中季  
是時學者率尙取肖題曰在字句聲口間浮疎軟弱不復  
有所立議又以恩制排封偶換字形而此偶意實雷同于  
是臨川陳大士羅文止東鄉艾千子始以分劃立議創起  
一時邱公毛伯方公孟旋亟起而稱之然後天下之文大  
變潰決肆出而爲天啟崇禎之文其大士之文遂至達于  
高麗異域而先生自少獨持此議其文務挺挺局局精而

有其實用固不謀而與同時並起者矣其後先生師王先  
生官河南值邱公爲河南撫王先生入見邱公邱公握王  
先生手曰吾誦先生文久矣不意乃在此爲僚大士旣成  
進士過甯都猶問王先生廬曰吾蓋從王先生卷得爲文  
分股法然則前此六七年天下文章之變蓋有其自也  
先生旣貢輒丁內外艱崇禎六年始廷試過楊維節謂先  
生曰此行黃金臺誰先吾兄者入北監司業方公曰文至  
此不得不推第一祭酒吳公曰文章臨川爲盛子有其高  
古無其習氣擅天下文名必子矣光鉞太露務養使純也  
後五年祝萬亦成進士語先生曰子文予丹也思竭時諷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河東文錄

咏一過文情自生吾將刻二楊開天囊其一則指楊維節  
也先生父太常典簿諱世用不樂仕進終歲食貧先生八  
歲始就小學學一歲輒廢使賣炒豆日持豆筐東西走賣  
質不知所爲乃令棄去從木工學又日血指遂更罷去徒  
日夕任掃汲從童子塾過聞誦讀輒自駐聽于是年十三  
四先生父始令先生讀書且讀且講一年遂成于是先生  
父大喜先生母時至擲書地上曰汝父苦此又令苦吾子  
也而先生弟文彬幼卽解市井事先生母喜先生父更令  
就學母語先生曰父奈何又苦爾弟先生曰弟可學棄之  
可惜先生自得館穀佐饗餼遂縱弟使從已學日夜談論

不輟母復笑曰汝兩人胸中何事說無了時先生母爲彭氏孺人也先生事其父母母性嚴毅嘗得罪叩頭伏地得霽顏乃起而父性和失意徐理一二語先生輒恐懼失措遇疾爲減朝夕食者凡十九年父卒每記父在堂上警欬如生遂不上坐者二十年先生娶嚴氏又屢置妾無有孕者先生年五十三惟第一子病危先生日叩天請曰吾家甯喪予夫弟子果愈先生與人無擇遇緩急爲出力有陳某者一日持先生嘗借三十金券獨歸先生稽首再四稱恩大難答先生亦不知何以也先生向府官謬稱謝生爲門人脫府獄又爲廖某出死罪酌金與贖勿令嫁妻于曾國明文錄續卷一河東文錄

十七

侍郎白趙姓墳辭金然後肯言其事凡此例歟人類能道之先生語曰無所益于人而感且深者謙以接物無所費于己而業日廣者厚以存心而先生教門人最後乃得魏禧是時禧年十四先生與密語去禧進曰先生失對對宜云云先生欣然聽禧禧自是益無所阿先生乃曰予老無聞晚乃得凝叔此爲明鏡利劍在吾側吾固其門人也禧明斷善論議畧見所著古文中先生自敘不能爲古文而謂爲古文無益于用爲無貴于爲古文其兩上楊公機部書論簡兵所以省餼省餉所以慎名器爲時藥石亦禧議論所自來也先生著尙書釋一編嘗與魏禧論定先生每

捉筆必俛浣手曰吾方對二帝三王安得不潔吾攻苦不  
十年兵火不能災饑而粟寒而裘以此耳先生家嘗失火  
藏物灰燼畧無愠色次日吟詩曰我有多寶藏喪久不知  
哀曷愛中人產憧憧不去懷應不去懷者烈威勸爲來或  
者時適去何以太愚哉彼物既有盡我亦與爲孩其後江  
撫獲信豐曹生起兵書中及先生差邏騎縛先生先生頸  
膺鐵索赴騎營第緩步行營中思作書釋騎官夜使諸獮  
卒夾先生寢先生鼾睡達曉同縛者皆驚呼聖人而注騎  
官乃更拜先生稱義兒焉先生年八十健如四五十年比  
疾日蚤起起居笑坐如常既歿而形色不變歲甲辰六月

國朝文錄

卷一 何東文錄

六

二十三日也先生善自訟失卽展轉不安初未舉子  
時語人曰吾惡深嘗重又外獲長者名無子而歿有惜之  
者必忘人爲善每念垂死時盡書生平罪惡宣示于人知  
天絕我報施不爽也先生年六十六月妾徐氏生子復晟  
他嫗生中子復昌後殤又明年三月妾劉氏生子復晉二  
子皆娶門人女晟今名龍泉娶丙子舉人曾益其女生男  
三女一晉娶縣學生曾師度女生男一女二先生名文彩  
字治文別號一水先生生萬曆乙酉歲七月二十三日已  
時于是卜葬先生于縣之團坑西山卯向之原其銘曰  
惟楊先生于其通家之子邱維屏作爲今古之文辭不謂

無狀子復晟子復晉于是伐石來受銘弗敢辭讓敢再拜  
稽首用敬誌之戊申之歲十二月日是深是固惟以承利  
作是楊先生之藏

前後以王魏二人着精神得史漢敘事法



前後以王魏二人着精神得史漢敘事法

此書係清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廿五日景范景范刻於不詳  
無州先刻於子夏音七景范刻於來受銘弗敢辭讓敢再拜

榆溪文錄引

榆溪文集新建徐巨源先生著而榆溪文選則南城陳伯璣所選六家文之一也巨源文爲當時所重錢虞山稱上下百餘年縱橫萬餘里可與斯文之事者惟巨源然全集今不可得讀伯璣流落江湖爲文士領袖所選詩慰與漁洋感舊集並稱而六家文選則絕無人道予館洪都時得此一帙于舊書鋪中餘五家亦不知爲誰蓋古文久無人談無論前輩專集不可得見卽前輩選本亦不可得窺矣巨源與陳石莊同時兼同邑石莊應聘爲晉州牧有守城功然卒齟齬不得用人皆惜之巨源則思之已熟當道屢國朝文錄續卷一榆溪文錄引

加徵辟俱堅卧不起最後溧陽柄政遣司理持禮幣詣山中敦請堅拒不納盜不知其未受乘夜逼之竟致死于非命則彌爲可哀矣石莊文以沉雄勝浩浩落落純乎八家體裁巨源文以雅鍊勝雅雅魚兼有兩晉風致面目不同其爲深入古人閫奧而非摹擬剽竊則均也今就伯璣選本摘錄爲一卷并伯璣評語亦具錄之亦可畧見先生之大凡矣

榆溪集選

新建徐世博巨源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上虞撫潘昭度先生辭薦辟書

二月十五日蒙南昌縣發下手諭以不肖世溥應薦者伏  
讀震惶手足顫掉始嘗竊聞堅不謂信乃今果然三復無  
措恐傷知人之明不收感恩之實有難處者二必不可者  
六近有所聞不安而未可信者一敢冒昧悉布之夫不肖  
一介下士師台因欲周知地方利病延及芻蕘固辭不允  
始踐往役之義垂將二年徑徑守愿庶幾無罪洎師榮陟  
去德日遠昨冬詔旨初下省中卽傳有是舉紛紛籍籍譁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榆溪文集  
于道路親友聞之皆來見問不肖答曰無是也大中丞聰  
而慎且深知我愚聰而慎必不以愚人應明詔知我愚必  
憐而曲全之其爲烏有不待言乃或不信疑有隱情輒復  
秀訊自能生人霖輩對人皆爲不肖辨之往往至于面頸  
發赤其執以爲無有如此今也一旦所傳皆實必以不肖  
陰有干求陽爲不知前此質語皆爲飾詞懷詐之嫌無以  
自白難處一也宇下深識高蹈之士年長于溥材力倍之  
者尙有數人其間詭昧歆羨鑽營冀得者蓋可數計就中  
襄徇在欲與不欲之間者亦復有之一以爲海錯一以爲  
雞肋一以爲腐鼠不肖氣浮性戇舉止狂率發言措足動

生尤謗師臺一朝薦及此人憎者益恚求而不得者轉生嫉媚高蹈之士復引爲口實虧名增詬兄弟不知啞其相笑無若氓之棄婦然難處二也不肖生二十九年矣在母懷僅七月而免氣體孱弱幼從塾誦穀藥相半以迄于今鬚未髣髴髮已披白每咎一賤舌心爲燥簿書繁劇決不能任抑而爲之必至生疾不可一也十四五歲時先君攜至山莊不辨麇豸旣冠析爨一切米鹽之事拒家人毋相聞每僕婢爭訐交訴于前竟日不能辨其曲直無一語遣發但令各去藉令坐堂皇聽訟何以折獄不可二也所以忍饑寒謁羸力而不廢學者亦欲徼幸制科慰父母志願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榆溪文錄

二

嘗私妄念誠得與春明一第卽陳情不仕歸田著書以自娛樂此夢寐之所不忘也先人見棄未一觀塲卽應薦辟宿昔授書遺經之意安忍恣然背之其必不可三也今天下何時哉驅馳三四千里令不得對罷歸卽屬萬幸假令選置殘破流離未集國課不蠲起瘡痍之餘捶撻敲剝令出租賦實所不忍勢亦不能急則民變不則必受系罰甚而逮勘破家累後四不可也若在邊遠巖邑席不及煖布置未備猝有非常卽捐軀以殉耳無益于國徒損鴻毛五不可也卽以師台之福獲在善地而野性未馴驟令受事如猿處囊通身不便萬不能以父母遺體朝夕跪拜迎送

不知誰何之人凌風濤犯霧露戴星履霜行殆以護冠帶  
非所能也昔韓愈乞晨出于張僕射陶潛賦歸去來辭此  
皆古賢高致不肖遠無二公之才而有其野今若上韓公  
之書卽恐開罪僕射賦歸去來辭卽刺史追檄隨至聽叅  
矣其不可六也近郴州袁生來言咨中及艾生南英云云  
夫艾生博聞強直遠在不肖上特以敢言多怨然當壬申  
之歲師台再三見召不敢應命而卒爲師台邀致溥者非  
艾生與若以不肖爲無狀耶失人之過不在艾生今也薦  
溥而斥南英此又不肖之所不安也袁生云咨稱不肖面  
折艾生于師台座中不肖固未嘗與艾生合堂同席且師  
台之所以取不肖者必非爲其能面折人而罵坐也袁生  
其浪傳乎違先志則不孝應命而致僨事則不忠負師台  
之恩則不義備此數者不得立於天地之間尙何面目復  
圖執筆墨侍恩師左右乎部咨且至祥禱有期伏惟師台  
矜其愚鑒其誠力爲辭免則不肖幸甚風有將仲三章雅  
有鹿鳴四牡皆不肖之至情也伏冀垂登

是時爲乙亥巨源年二十九身在巖穴而名已震于京  
師讀此詞旨激昂雖與叔夜之書並傳焉可也戊戌春  
巨源謝世中更二十三載始終不出亦足以報潘公之  
薦矣

答黃商侯論保舉書

往年于行卷中得讀兄文嗣與貴郡諸公遊則益習兄爲人近從李大司馬左右不啻聞之稔而服之素矣心雖仰止草野之性常不欲無因自達兄乃儼然先教又申貺之開緘一行卽及先人仁者之言幽明俱感讀未竟已心銘矣今天下紛紛多事聖明日下旁求之詔誠欲獲如兄者庶足建顯烈以慰延伫顧弟何人亦附後車哉少本駑劣長而惰游承先人之庇衣食纔足隨俗學文所傳于師者不過比偶八股講章數部而已于世態人情十不知一于古今成敗百不知一于當世之務救時之略無一知者大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論

漢文錄

四

中丞過聽虛聲謬以人告與兄同稱非其倫也昨接大司馬書驟聞此事驚悸欲絕人亦孰不願報主誠自知其不能也方今天下之患不在于求賢之途狹而患養民之道微不在于百爲之不振而患振刷之未得其方夫小臣救過不暇勢必媚大臣以求寬故操切而權愈下移權在下則拙者憎者易于求疵巧者愛者可以高枕故綜覈而功罪仍不當其實如是則事何以立事不立患益多不免日求足用以爲集事之計賦日重民日貧四方盜賊安得而不多蠲免無受賜之實加派有不返之勢言者有不測之恐僇容復有意外之罪是故威失其所以爲威而惠失其

所以爲惠譬如有人百節皆病不思致疾之由休養焉以  
審藥餌乃顧日求不知誰何之醫于四方將使新進之醫  
持未達之藥治不諳之病而責旦夕之効愚未見其可也  
當萬厯之世宴安優游如人醉飽無事耽卧涇處以致經  
絡痿靡而不覺痛東事之始發難也直猶惡瘡發于臂膊  
而已當事者不知就毒攻毒內固元氣外施鍼石而遽騷  
動天下以奉一隅師未出而氣先奪此如疽方赤腫庸醫  
遽曰是不可起之疾也主人驚懼不顧而驟服峻劑劑未  
必達疽而臟腑先受傷迄今十七八年浸淫虧損以至疥  
癬瘍癰瘡脹消渴走氣刺痛徧作矣于此之時舊在療者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榆溪文錄

五

習其病苦不勸以休養元氣緩審所宜而欲求驟進之醫  
各持一鍼各砭一穴各丸一艾各灸一方假令今者中丞  
之薦萬不獲辭則兄將爲之灼艾乎針穴乎立方乎此弟  
所謂不可也科目之來久矣當開國草昧之時而曰薦辟  
不如科目是謂謬愚至于今三百年功名之路旣一其格  
日以益尊舉天下聰明才俊之士竭力奔赴于中矣豈復  
有舍是而趨萬一或由之途者哉敢問兄將以爲薦辟他  
日能與科目並重耶抑未可知也今之科目太醫院之醫  
也由薦舉出者草澤之醫也太醫院醫位分定格勢成重  
寮各相爲以爲紀綱苟不至于殺人雖冠帶褫而頭項可

存草澤之醫固院中所擠也乍進一方今日服之明日不  
効旁進數語而主人之怒有不可測者矣夫積習固不可  
變而成格固不可移頃者主上嘗有志于重武矣臨陞而  
策之金盃之賜袍馬之榮隆于文榜然垂今六年鎮總參  
遊不聞能自行一事自建一言其仰文臣也奔走趨奉無  
改曩時夫非主上固欲揚之諸公敢故抑之也積威約之  
漸所從來者久也然則將來薦舉之輕重視武臣而已天  
下耽耽孰不苦心竭力以營一第隨例而謁試得雋爲科  
甲隨例而聽選人人可以爲翰林太守令尹何者例然則  
莫之求多也譬如行媒講婚隨例納采至期奠雁但非男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榆溪文錄

六

子無不可爲婦者今日薦舉則越溪之購西施漢殿之推  
王嬙也苟非夷光明妃其面立見吾恐衆方參起而笑之  
此弟所以萬不敢出也中丞公不先見諭使弟驟受驚憂  
三日以來不知所出吾鄉先達如劉子高極邀眷注楊文  
貞位登師保皆貴郡往事仁兄勉之矣承索典例弟無可  
查者若求典故則有會典與條例在薦者似待吏部彙奏  
近見邸疏四道率多微言深文進退于此可裁朱禮垣疏  
中已以百里之懸待孝廉以廣文待諸生被薦者矣仁  
兄今冬北上得捷甲榜或特簡清要亦未可知如弟不才  
餽學宮已將十年少加自愛再十年旅進應考微俸不被

宗師降黜安往而不得廣文哉使旋聊佈腹心仁兄以爲  
何如嘉覲謹拜雞筭奠鼓至機杼菁華非孤子所敢服也  
附謝不盡

韓柳諸書多求進以世方嚮治也使巨源爲此言安得  
不興世道之歎乎○此書學國策故近蘇氏父子

前段言時事不可爲後段言薦辟之不重深切著明不  
啻飲上池水之見垣一方矣行文亦雍容大雅絕無儻

交面目

交面目



前與君相形不似論對言厥其志不重論對言  
不與世道之歎乎○此書學國策故近蘇氏父子  
韓柳諸書多求進以世方嚮治也使巨源爲此言安得  
不興世道之歎乎○此書學國策故近蘇氏父子  
附謝不盡

何如嘉覲謹拜雞筭奠鼓至機杼菁華非孤子所敢服也  
宗師降黜安往而不得廣文哉使旋聊佈腹心仁兄以爲

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暮冬拜教并得所寄文粹反覆來章高言如綺不肖于先生固以當世所宗嚮往不敢後人而長者下交抑何慙慙不遭若此耶六君子序此殆先生發憤之言寄託之辭也以眉山自況以金陵譬當國者旨幽而顯言毅而辨斷曲而有直體聞之者足以戒其是謂乎來教曰龍門昌黎安身立命在何處竊觀古之作者莫不期于自達其性情而止要以廣讀書善養氣爲本根極至性原委六經所以立命貫穿百氏上下古今縱橫事理使物莫足礙之所以安身也子長之自敘退之之答李翊書其致可槩見矣如必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論漢文錄

八

曰某處爲龍門所安身是卽非龍門某處爲昌黎所立命是卽非昌黎矣那叱拆骨還父拆肉還母始露全身爲文之境何以異此此非故爲推墮澆漾不可致詰實以平日用功經悟所見如斯以先生下問輒復罄陳求正固未知有當否也若云諸家各有門庭則各以其所熟爲其所出竊嘗論之韓出于左柳出于國永叔出于西漢明允父子出于戰國介甫出于注疏諸支子固出于東漢諸書疏當其合處無一筆相似故韓無一筆似左歐無一筆似史遷書家所謂書通卽變如李北海不似右軍顏魯公不似張旭也當其率爾時露熟能往往望而知爲某家文章亦如

米元章所謂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若董立  
宰之不能離米米元章之不能離褚也鄙意如此不識先  
生以爲何如若別有所謂安身立命者則願明以教我矣  
承教韓魏公高文典冊不當謂其不文深感切劘此蓋不  
肖戊辰歲所作于時筆穉心粗如此之類失言尙有數端  
既而悔之微先生言亦久知其非也重以嘉教敢不祇承  
來教曰寄廬小箋偶興之書也偶興如此足以傳矣苟非  
其人而能若是乎夫繹國風者常失之淺解雅頌者常失  
之深杜子美忠君愛國顛沛不忘感時諷事援引極博後  
世多不能究其出處是以不能明其指意所存至牧齋而

國朝文錄

編

卷一

榆溪文錄

九

始發之然竊謂攷據確核之中勿涉穿鑿附會之態則作  
者之意更不患其求明而反晦此又溥所效于先生耳春  
初賊氛震隣日行山野思爲歸田之計敝鄉民貧賦重而  
追呼頗急蕭牆之憂未知稅駕何所得長以靜晝焚盥致  
書始孰卽無量之慶矣因家仲吳遊輒附此緘紙盡不復

贅談

所自得者既已若此亦可以獨樹一幟

前論文章安身立命處極是爲此老下針砭後段論小  
箋有穿鑿附會亦爲不阿所好

答李自職論時文書

癸酉一別不獨不能相從鹿鳴之筵而青青子衿且化爲麻衣如雪矣古人云五鼎之祭不如三鼎之養也此後卽附驥騰驤王路乃更不如諸生時承歡庭闈每一念至五內俱裂不孝之罪如何可言夙昔所爲歌詠先王屬辭比事鈞深致遠者今已邴然都廢忘矣仁兄遭繼母之喪乃能于衰絰中匠心構義作爲文章而且翰教殷勤不遠數百里降而問于不肖此仁兄所以恐弟忘故業而誘之肄習也捧讀之際感激無踰顧弟何人乃是齒及垂問如此哉昔者聞之于師時義一道必先究明書旨相題頭面清國朝文錄續編卷一論後文錄十

神志順脉絡而後爲之譬如學書者由左及右由上及下以爲布置先學執筆次觀古帖以習規矩博觀古今之變相其肥瘠疎密之宜以定章法此雖鍾太傅索征西王右軍不能易也一題必有本意本意必有餘意餘意必有證佐以此求之何患乎文不能充暢而明達一題必有數字一字必有數義一義必有諸辭取其離者較其合者以此求之何患乎文不能宏博而變化且夫以學者之語繹聖賢之言代聖賢爲說固不能一語而卽合也苟能一語而卽合則大學之道還其四字天命之謂性還以五字而已又何必爲是比偶引伸而長言之也哉題質而我文之故

曰文題幽而我顯之故曰章文章者敷揚講繹以釋孔孟  
之言者也不能一語而即合則必將順首至尾推求引證  
條析縷貫以求合乎聖賢之言卽不然亦必從容貫穿比  
物連類以期伸乎吾說而後謂之文章以此求之何患乎  
不能絢爛宣朗委蛇曲折而汪洋晃曜哉昔人有作水賦  
者終日不得一語或教之曰何不于水之上下四旁求之  
于是其人覃思數日選義考辭凡爲水賦遂得萬言此求  
諸題外之說也扁鵲視病望人顏色而知其死生所以然  
者長桑公飲扁鵲以上池之水受其禁方能見垣一方人  
凡治病皆先觀其五臟癥結而後治之故扁鵲醫高天下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榆溪文錄

十一

此求諸題內之說也以見下問不敢不盡其愚原稿輒率  
鄙意妄評惟兄勿罪之也

如此看來時文非小技也取科名者何必爾哉

時文以此求之思過半矣以其相題行文之旨要畢具  
于斯也

答李爾瞻論時文書

夕陽朱邱之會忽焉三載別來幾何彼此皆爲孤子古語云人生實難歡日苦少戚有餘而謝太傅自謂中年傷于哀樂若弟者乃徒傷于哀耳何嘗樂耶莊子稱一月之閒開口而笑者不過四五日而已莊生達人故應善笑一月之間得四五日弟方怪羨其多而彼猶以爲少或者此固寓言託諸盜跖不然則此書作于陟岵之前不然則仍是栩栩之夢耳往先君在時家累不及心閒無事時時爲文章自喻適志雖不能侔要是愉快不謂末壯奄罹此禍自遭變以來春夏讀青烏經秋冬行山下兆間在館中又有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榆溪文錄 上

家人米鹽凌雜之事不時相聞稅稅追呼之苦里胥衙役頻相督責蓋荏苒不樂志氣憤亂行年甫三十而臣精銷亡已殆半矣吾兄不忘夙交遠示新作流美充裕視前有加可謂克自奮拔不墜先志者來書謙輯匪學伊教一得之愚何敢不盡弟聞之性情者文之根本也經術者文之圃也歷代史乘昔人事辭文之雨露膏澤也諸子百家文之旁流支潤也芟而崇之存乎儒先脩而藝之成于前輩大家君子植其根于六經之圃而沃之以史羣書正之以先儒格言萬法乎先正然後其文能淺而深約而備茂而有間與漢史唐詩並行天地乃爲一代之制義云爾聖

賢之言至當不易萬物皆備語其至也所命之題一字不可出入語其備也天下之理皆得至乎其中故夫偏者可舉以見全旁者可引以喻正非者可反以證是縱橫博極期歸至當天下一言一事一物不可入于文章者無有哉自有制義以來名賢鉅公才質殊量覃思力學極其所至各成一家是不一致而或專尚英奇或偏趣僻奧或務爲蕭散或恪守嚴正或盛陳藻彩或刻意空澹是皆一隅之情非通見也夫制義鼓舞文明繪畫理象各有自然不可不似譬則樂也韶夏冲容大武踴厲廟堂疏越燕饗和會下至里巷歌吹召客上壽必爲好音送葬徹奠必令悽惻此自然之理也又如畫者春山欲其嬌潤夏林濃靄秋水澄潔冬嶺肅穆晨漁緩出暮客遡歸此自然之象也又如鐘聲洪雅絲竹靜遠石烈草渾匏函木樸此自然之質也故凡題性命不可以屬辭典故不可以空素治理不可以寒儉風刺不可以直指發端不可以盡言更端不可以遽已如此之類固難槩擬乃今或曰我文欲孤高我文欲曠遠槩以一趣苟非其題失必滋甚譬之猶以孤松寫春色奏軍鐸于廟楹氣象固已不稱且彈鐘使爲高山流水憂笙使爲更漏抑亦必不得之數矣又或曰我師某人我法某人夫所謂某人者又何所師何所法乎王文恪之後

更無王文恪後起而與之並驅者唐應德鄧文潔也歸太僕之後更無歸太僕後起而與之方駕者趙高邑湯臨川也夫文肖其題而至矣不必學某人也陳止齋之于蘇氏肖矣究竟能與蘇氏並驅爭先乎弟嘗謂優孟古之極善爲文者也衣孫叔敖之衣冠抵掌談笑而使其子爲之泣君爲之驚亦曰肖其題而已矣彼欲拯叔敖之子于負薪者優孟之題也故以其衣冠談笑爲其文章卽妙絕動人假令復以孫氏衣冠倣效他人則其子必笑人主必怒豈得復爲滑稽之雄哉蓋嘗讀謝惠連雪賦而得之其言曰植物賦象任地班形縱心浩然斯言可以槩爲文之道矣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榆溪文錄

十四

司馬相如作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人相關忽然而睡渙然而興若此者則所謂作賦之心也以作賦之心爲制義推之古文詩辭亦如是焉耳尊公之悼遠不及知卒哭已過生芻一束徒愧昔人山川悠遠何時一爲傾筐之論乎春茗雅孟附謝不旣

湯若士袁中郎而後能爲此快論者鮮矣

國初吾鄉老輩陳士業賀貽孫與此公皆妙于言時文而此書尤爲過賜且詞氣古雅令人愛莫能釋

與陳伯璣書

歐天敘歸得手教欣然如面也弟在靖安有詩云羈旅客  
中客亂離身後身念此爲我兄又復潛然人至靡家亦已  
悲矣旅人又不得卽次豈不可憐哉文章山水要不能於  
窮途領畧但博得幾韻酸語則生事又復關心矣將來亦  
思一長策乎承示牧翁于弟可謂稱許之極上下百餘年  
縱橫數萬里而獨以徐生爲可與于斯文者何敢當哉能  
不感哉却有一說牧翁之于古文千子之于時文議論極  
正學識極確而晚年皆歸于罵人此亦非雅而弟之受兩  
公推戴者將來且爲衆射之的人情然也竊謂一代真儒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翰溪文錄

五

年望八旬力齊韓柳惟當正教後輩鼓舞人才此是大方  
正道至於小夫俗流不足以膏斧鉞者罵之適成其名耳  
世原不視彼爲壇坫之人而吾反攘臂謂不當俎豆之哉  
此乃所以俎豆之也何如何如秘之不足爲外人道也惠  
墨佳甚錢集留心近作苦少副本僅數篇附正黎美周二  
郎有書奉復未攜來城容再覓寄一書答牧翁并康小范  
書煩致去

持平之論却是深文

西山諸靈跡記

由洪崖而進爲紫清諸峰迤邐西北折許母家在焉嶽巖  
礫險不可升不苔而滑至者皆解騎特前攀竇者藤垂  
視婦步鞠躬拾阪猶數退踏或從高仰躡袞袞然若疾丸  
注坡矣其上乃交柯錯蔭百卉翳曩之所謂俯廬阜襟  
彭蠡者皆不可見土人嘗有竊葬者秋寒絕棺而上亭午  
始至半山霹靂交作樹木皆鳴送者駭眩而棺已在山下  
自是雖過者必式云山中諸所傳他奇怪不備志其跡之  
存者皆在東莊以北爲劍爲臼爲磴爲棺爲拜藉爲几爲  
胡牀爲石豕豕首加劍其上耳馘其鬣有盎承之細流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榆溪文錄

六

背注若封血然曰中水冬夏不竭土人病目者至稽首沐  
之輒瘳或抔去之旋竭旋盈乃至彌日亦不更淺曰中虛  
下實水環其外無竇下通或挹澗益之亦不更滿其磴動  
石在人敬意宿誠以往輪旋若飛嬉戲引之千鈞不翅贖  
絕無益矣予銘其陽曰澗水如脂可以沃臍上土穀轉下  
愚不移時同遊者皆笑比至棺石棺露前和牛藏山內拜  
石外橫復識之曰匪革匪玉無縫孰毅拜石長在衣冠其  
消千年寒食誰奠王喬復前求石几在社廟南隔水數十  
丈石滑而碣古無人蹤予與長兄揭而從之山中人劉猗  
者好事亦能從焉予至卽先據胡牀隱石几是時日旣薄

平青峰延光草木曠藹無名之香四山而至澗水泠泠鳴  
流几下伸膝濯足不煩更起隱几欣然恬悵便臥覺而曙  
焉猗遂導至程氏山莊程氏者故東莊人人居于此室中  
老幼數口青山當簷修竹四映園中雜植果實緯以藥蔬  
其人好道頗受仙籙聞予至卽下園果數品有棗有柿有  
棊有櫛從以新酒時菊載黃雜英照山問此往當復得石  
乎便攜酒懷果緣澗委蛇徑得石巖巖中石筍如柱下石  
方徑數丈上稍短若檐飛湍界其上衝澗激其旁細流環  
其下如鐘如磬如簧如琴金石絲竹之聲紛然遞至耳不  
給聽溼神寒骨傾榼不醉皆水激石而爲之也旣辭程氏  
爰陟前岑道旁石上實觀驢跡劃若在泥所謂雪精之跡  
也少進有數巨人跡在盤石上望之綦長比往踐之隨人  
長短各稱其足鄉人相傳謂昔仙遺此以鎮雪精者予笑  
言神人柰何與怪絜足令乘而策之跡安歸乎古云不知  
足而爲屨若斯者乃可耳日旣西傾環岡赤黃頽陽遺色  
望高山頂草糲糲焉若綠燻裊天矣循塗言歸數里已夕  
山農畝田白煙瀾野如水月相混咫尺之間茫然灑氣目  
不辨色喜山中人能導無天台誤也歸廬張燈殘魄已上  
是時維月向晦山中無漏以月計之蓋三鼓矣

字字是靈異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榆溪文錄

七

工于造句妙于摹形是魏晉人手筆

國朝文錄續編

卷一 論奕文錄

式



五下... 卷一... 論奕文錄

琴苑序

苑者何也柳子有言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鬱而能達憂而能散雖處十畝之內而具山川之觀錯綜幽豁經緯嘉芳至適也豐鄩吳越之間往往有之故苑之事于學人爲宜乃懷才博古之士或不得尺寸之地而游焉則以其夷猶放曠之意寄于畫而命之劉氏說苑苑之始也近世王元美有書畫苑梅禹金有古樂苑皆以苑命取其錯綜備物几席之間居然游目意足焉耳琴苑之作也其有憂乎脩先王之道攻詩書之業古今之故竊有聞矣鼓篋擗辭不爲後人然而屢損于有司見嗤流俗耿耿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榆溪文錄

九

太息不知者謂我何求試學劍無師學奕又不解見琴焉欣然鼓之醜然喻之乃招琴師受數曲琴師者能記絃徽道手指出入而已初不解琴古今余日爲論說古今語律呂旋宮之旨師矍然避席曰子幾聖者與夫手揮五絃而心不契往昔則其鼓琴與琵琶秦箏無異我真衣冠而伶耳師謝而退余感其言因集古琴辭與後人所擬鼓琴之所感與名蹟與名琴及諸詩賦序記論辨銘贊並收之其前爲大序明琴功德冠諸首餘各繫小序以別之閱數月始成爲書若干卷雖上不得讀更生天祿所繹之書近不得與王梅先正絜長比富然吾目之所涉則舉積此矣誦

漁父者如聽乎緇帷之林奏水仙者如入乎蓬萊之幽觀  
雍門之言犢牧子之所歎如聞乎春草之朝雒悲風之鳴  
條也諸賦崢嶸林華絢也詩章窈窕園徑廻也記序厯落  
池臺亭榭之隱見不一也于以御賓酌醴以之忘憂而永  
日謂之苑不亦宜乎傳之豐鎬鄠杜雒陽吳會之間得無  
有目玩意稊流連而不能出者乎集琴苑

淡宕可喜佳在極醕不襲高閑東野二序

前後渲染苑字巧不傷雅中間一拓尤大

國朝文錄續

卷一

榆溪文錄

三

溉園詩集序

今世稱詩之士衆矣乃能者實鮮蓋自宋以來論詩者恒失之過而作詩者恒失之不及不及者其視詩易橫口率臆剽襲成聲于是乎詩不足以爲興觀羣怨之資論之太過則有畏其難而不爲爲之或至于自苦而詩益不復爲性情之物無惑乎其道之日微也使李杜論詩未必及嚴羽然羽曾無片言傳者使司馬遷班固論史亦無以過劉知幾乃史通之書視遷固何等耶有好議古者指摘所及丹雘翠敦無復完物問其所藏則無有也曰然則子能爲之乎曰時代不相及矣噫誠知是則固當無論其合不合國朝文錄續編卷一榆溪文錄

主

但顧其能不能夫能詩者不世絕而其精微雖父子無以相傳也要當盡其所能之分使無憾于不及云爾若夫漢晉六朝三唐之異則是可望而知者古今大矣亦何必斤斤以盛唐之似不似爲合否以桎梏夫人之能也哉詩本自然要歸至極弗事乎此而能者有聖賢之詩有豪傑之詩有隱士逸人之詩有婦人女子之詩事乎此而能者有才人之詩有詞人之詩有詩人之詩而是數者一人之集一篇之中亦各有之析則見詩合則見人嗚呼三代以降聖賢遠而能爲聖賢之言者亦鮮矣然各有近者大率則才人之語近豪傑詩人之語近聖賢詞人之語近婦人女

子惟隱逸者孤行亢居其聲無所近雖然世之衰也聖賢  
在野又安知詩人之不近隱逸耶今之能詩者才人則番  
禹黎美周益都王補之其言超忽英麗風起雲變天縱不  
竭蓮鬚膠四雖軒諸稿是也逸人則臨邛劉長倩棗棠循  
等可其言曠遠微靜一往孤異不能測其所詣人華齋棗  
堂諸稿是也詩人則萬茂先其言精美溫潤體備氣醇屢  
空固窮憂而不傷其爲人孝友忠信好學不倦宗族知交  
待以衣食醫藥婚嫁喪葬者歲不可數計犯而不較屢恥  
不厭名滿天下德及疇人而無幾微德色余乃今知之矣  
非詩人之近聖賢抑惟近乎聖賢者而後能爲詩人耳世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榆溪文錄

三

有若人而終以隱逸者乎余三復慨園集至田居園居諸  
篇未嘗不黯然久之計與茂先交二十年每一詩文就無  
不立馳相質者茂先嘗曰吾他日刻集旁當署子名曰某  
共著子刻集亦當署我曰某同撰其相與如此余不好論  
詩然必如余始可以論慨園之詩矣

的是萬茂先詩序中間議論不刊

持論公而平氣體亦暢

黎美周詩序

黎子美周迦陵集詩二百四十二首明月集四百二十九首丙子長安往還道中詩一百二十五首余共刪訂之爲詩七卷賦二十六篇總名之曰蓮鬢閣集閣黎子讀書之所也以閣名之猶以草堂集名李杜詩也余幼狂簡詩三百篇獨好誦七月東山蒹葭大東數章于文好子長子瞻賦好宋玉相如江淹詩則李太白自餘多所不讀四方投贈充勿束置不觀往往爲僕婢竊去最上閱一篇止矣癸酉始得黎子詩讀之如春風駘蕩夏雲崔嵬如坐百花雜聽簫韶美人劍客翩動左右于是俛仰歎息自恨其不如國朝文錄續卷一喻漢文錄

三三

也才難久矣自神祖時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山之道德丰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覈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歷法湯臨川之歌曲李奉祠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皆可與古作者同敵天壤而萬厯五十年無詩濫于王李侂于袁徐繼于鍾譚此其無足大置數者至如扶風昌黎少陵明允永叔文章聖矣猶不得以才子稱乃今獨見美周自太白以來一人而已史稱漢孝直世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其工倭諸餘無可考其文學則固無孝武時之長卿子長矣今皇帝聖神綜核遠邁

漢宣而政事法理之臣未有如魏丙廣漢翁歸之屬足以副勵精者蓮鬚閣集出明之詩賦軼宋元矣噫嘻知更幾千百年復有如黎子者出哉

全用感慨處贊嘆大抵文不感慨亦難得佳

巨源推服美周似乎過甚文人互相標榜之習然美周未易也廬陵極稱宛陵至今有黃疑者嘗解之曰此如禪家機鋒印證冷暖自知卽所謂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豈可以恒理刻畫乎

此序風格極老逼直古人黎美周以賦黃牡丹詩稱狀元者國變時亦死于難其人如此其詩如此予惜不得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榆溪文錄

十四

其詩讀之

悅安軒詩餘序

詩三百篇降自漢魏屢變至唐近體而大備語其難者曰  
拘于言句束于聲律限于排偶也然則宜莫如長短句可  
屈伸其辭以達意乃其字數音律用韻各有成法抑更嚴  
矣噫嘻古詩者風之遺也樂府者雅頌之遺也蘇李十九  
首變爲黃初建安爲選體流爲齊梁俳句又變至唐近體  
而古詩盡亡樂府變爲趨豔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  
屬流爲詩餘詩餘流爲詞詞變爲曲而樂府盡亡樂府亡  
而以詞曲爲風古詩亡而以近體爲雅古者風採之民間  
雅頌歌諸朝廟後世風變至近體而應制用之雅變至詞  
國朝文錄續卷一榆溪文錄  
曲而倡優習之然則古今風雅頌貴賤之用反殊極矣子  
夜懊儂諸辭亦後世之風也顧其聲淫甚于鄭衛不可以  
入風然而不害其爲樂府繇是始生詩餘則詩餘者接樂  
府通歌謠開詞曲合風雅頌之餘而爲言所兼豈不大哉  
乃其源始于吳聲小令是以其體宜于言情而不可以逞  
才太白清平樂菩薩蠻二調倡始韋莊溫飛卿之徒稍益  
習之三宋秦晏黃柳晁周諸子極盛矣斯豈時尙使然抑  
亦有勢數存焉卽以詩之變至于晚唐其勢有不得不爲  
詩餘者譬之草木太白其芟萌也孫韋溫毛其蓓蕾也慶  
曆熙豐諸賢其盛華也物有其開端相繼者必推而精之

以至極盛猶之行草起于漢而盛于晉小說廣于齊梁而  
盛于唐是故宋非無詩宋之詩餘宋人之詩也元雖無文  
元之詞曲元人之文也調有闕字句有數聲有宜平宜仄  
律有宜陰宜陽有宜韻不宜韻非多情好習而才近之則  
不能以成國家用制義取士士白首伏習章句無暇及斯  
而逸才淹滯宦途者則又往往演古事稗說爲大曲被之  
歌舞用以適意而取名故國家詩餘之道微矣楊用修處  
于多學王元美病于少情九夔張使君以清新俊逸之才  
溢爲詩餘幾乎獨步此非天資近之加以多情好習而  
乎哉公家居讀書悅安軒謫居居鬚綠亭詩稱亭詩餘稱  
國朝文錄續卷一 榆溪文錄

五

軒者從所得多者以爲名也  
可徵於世而議焉極正

予生平未嘗見此其難也讀此可無措意矣

楚遊詩序

豫章之爲商者其言適楚猶門庭也北賈汝宛徐邳汾鄂東賈韶西賈夔巫西南賈滇楚黔沔南賈蒼梧桂林柳州爲鹽麥竹韶鮑木旃罽皮革所輸會故南昌之民客于武漢而長子孫者十室居九顧其道路修蕩水陸千里間以湖山有分甯彭蠡之險士大夫非宦非使則莫肯至焉自古以爲貶謫之地繇是遷客騷人亦往往萃于此然而夷考文獻流寓其悲愁發憤之所作若屈大夫宋玉杜甫柳州子瞻諸篇又多在沅湘荆永嶺黃間吾又以悲武漢之不遇也戊寅夏予被徵北行取道繇西因遠至江夏觀所闕明文錄續卷一 榆溪文錄 三

謂黃鶴鸚鵡諸跡者慨然歎崔李以還篇章寥寥而傷關岳功名之不終是時豐城胡悅之亦將如荊州道過江夏徘徊數日得詩若干首示予乃行予曰子至荊州詩乃未可量耳夫江山文采固有足相發者况楚諸跡多在荆襄乎予讀楚志見大堤峴山諸歌曲具在文苑此非獨楚人所爲而大率客楚者之所作也子行勉爲新辭待埤荆志異日者若天子以三百篇不錄楚風而修古太史採謠之典則請以吾子江夏諸篇備風始矣

因悅之擅文名未便草草故甚奇崛

陳伯璣詩序

昔伯牙學琴于成連先生既就而成連曰吾之學未能移  
人之情吾有師在海中將與子從之乃與伯牙之海上既  
至而成連忽刺船以去伯牙獨居四望但見山林窅冥海  
水洞瀉禽鳥悲號乃悄然而歎曰先生將移我情援琴而  
鼓之爲水仙之操水仙者無是人也而至今若有其人市  
南宜僚爲魯君言建德之國曰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  
之而不見其涯愈遠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君曰此遠矣至今言之未嘗不想見其處爲之魂銷也夫  
文士與佳人並絕世而獨立此兩人者雖復當吾世遇之  
國朝文錄續卷一 榆溪文錄 天  
而形骸相守仍泐然使人有世外之思乃爲真耳王昌齡  
之精幽常建之孤遠其大成固不若李杜也而迄今鬚鬢  
如見者此有不可言傳者也吾嘗以此求兩人于天下佳  
人蓋有之而我未見所閱友人則多矣風流蘊藉實自古  
難兼曾堯臣調爽而失之亢譚友夏神婉而失之近余小  
星度閭而失之寂劉師貞韻矣而猶嫌其英無閒然者惟  
陳子伯璣哉曾劉余三子者又皆不盡其才于詩詩之溫  
柔敦厚非兼夫風流蘊藉者不能當也夫溫柔者風流而  
敦厚者蘊藉也友夏以詩鳴當世而吾又病其斷然則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如伯璣者誠僅矣伯璣與吾未嘗言燕

私話肺腑而彼此各深相知癸未避地甲午重相見別去  
十一年故國兵火千里亂離余幾死幾生不能記其數每  
得一安枕未嘗不夢伯璣往來也其詩其人吾將遠而求  
之山林盲冥海水洞湧之處乎抑從子遊于建德之國乎  
近而求之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若有人微詠焉  
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意者吾陳子是  
耶非耶

過情之譽非所敢當君文成起舞書來自稱得意若此  
縹緲澹蕩真令讀者有凌霄漢出宇宙間想

國朝文錄

卷一

榆溪文錄

无

此等文探之而莫知其旨味之而莫盡其妙仙乎仙乎  
其貌姑射之神人乎近世如姚姬傳先生文似之然猶  
憾其短于才也

劉徵君傳

嗚呼存無位於世沒有聞于後者古今豈少夫乃生同時而恨于異地不得見至慨慕之如古人迄果爲古人矣彼此竟於不相見吾其於宿昔所懷思何哉作劉徵君傳

劉徵君城者貴池人也字伯宗少以文學爲東南所推並稱之伯宗久而四方積高其爲人則皆稱伯宗先生先生與余通聞時崇禎四年也後數數書往來雖未覲稱心契矣崇禎八年上以寇盜羣起有司多不稱職詔如祖制在京在外官各保舉堪任府州縣官人才舉而不稱任者連坐繇是江西右布政使張公秉文以君應而先是樞輔史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榆溪文錄

三

公可法爲池太道時亦已薦君前後辟舉者安慶巡撫黃配玄辟爲九江同知不應安撫御史黃耳鼎督學御史陳良弼巡按應安徵甯池太御史賀登選並以才行薦故晚而學者又稱徵君云徵君蓋嘗再至京師矣初力辭張史之薦不獲乃入都考授知州不就或曰先生何不仕也曰我非科目故也且又貧若夫言利以邀人主聽私詆大臣用口舌得官又所耻不爲也是時上方銳於求才宗室用換授閣臣繇外拜鄉試之外開拔貢汲汲然惟恐救時之士不至於廷朝臣雖陽奉行實陰尼之桐城蔣臣首以言事得罪淄川晉州知州陳弘緒有全城功得罪繇竹幾不

測而余亦以答友人書論時事致烏程聞之作色有厲辭  
此皆同時保舉之人也並以諸生姓名纒達於天子而三  
宰相已忌之自餘百執事可知矣而出身科目者亦時時  
潛用餽囑得陞轉天子焦心獨立於上無以示激勸則淮  
安吏陳啟新武康知縣朱露先後以言利及指斥文臣並  
得給事吏科時論亦醜之故徵君云云其言含蓄指遠而  
不亢類此也以故時宰亦不甚忌之乃范文貞公景文與  
孫太僕三傑特愛敬焉及馬士英立弘光帝於南京史公  
以輔臣督師出守儀揚時議建四鎮防河而以靖南侯黃  
得功東平伯劉澤清興平伯高傑廣昌伯劉良佐各分地  
擁重兵填之徵君則馳書問道趣昌言於史公曰五侯皆  
盜賊之餘非有恩義所聯結知慕節槩思樹功名流聲稱  
於後世也主弱必叛敵強則降敵主皆弱且欲專制自爲  
而互相併兼勝者大自封小挾上不勝者則復潰溢散漫  
而爲流賊今內無老臣宿將勁旅親兵足以彈壓不肖在  
廷推公防守雖名督師實出公於外根本單薄而欲使此  
四人者防河是猶使狼守門虎來未必能拒而主人先不  
得動手搖足矣苟行之公必悔之史公得書果悔之而無  
及矣五侯者其一爲甯南侯左良玉也旣南封左而北立  
四鎮弘光未奔君乃與程公世昌東西游走自高瀆歷湖

州週嘉興以還有終隱廬山之志欲與蕪湖流寓陳允衡以道服偕往而不果也遂終栖止於峽川是時益貧矣紙貴無以撰述則用敗東及廢書背書之其於好學篤友睦族天性也悲時士大夫務博古爲詞章而不諳典故於史學尤惓惓焉在京師時與吳江史玄約曰吾屬旣在輦轂間依日月之光矣卽當討習見聞以證本朝史乘同異若止讀古載籍無貴旅食長安爲也以州郡志乘可以考核史誤故收藏志乘爲多以史傳牴牾宜以私乘參考也故撰次古今名賢年譜以禮樂文章之未泯滅者學也故輯古今廟學記以化鄉國天下必始於家也故引同姓故事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榆溪文錄

三

以五倫分類作劉氏家訓棄產營書前後凡三四萬卷未錢行者有古事異同今事異同劉氏藏書題跋欲著而未成者後通志略不及竟以屬其子廷燮集後樂苑選明人章布詩以屬其孫漢系他雜著多矣甲申燮聞與其友吳應箕聚哭于野後每言及先帝未嘗不涕泗被面也應箕死君益無侶少時故喜與僧徒游曰儒門所未收者多在

此況本朝理學不及宋儒至是益親之曰市朝更變王族貴人名流老將必多於此中逝矣至縱橫之客雖不與交必折節以盡其議或問之曰世方亂能定之者必非繩尺

迂謹之士也然天資樂易雖村農負販與交接未嘗有町

畦云阮大鍼仇嫉善類欲將及廷轡伺徵君父子過無所得久而服其純粹更加譽焉君於宗族婚喪必給其求友死必賻客旅必周於財利毫無所苟而已故黨禍徧及名士終莫能害君南遷以後鬱鬱日不樂爪掌畫几俯仰咄嗟不常蓋私心籌度以爲東晉南宋之事尚可復行而庶幾再見漢官威儀也故金陵臨安圖志至死不釋手焉竟以憂疾終而君皜然完節全歸矣東南人士莫不悲羨之及門之士有爲制服者

徐世溥曰往萬茂先爲余言伯宗美姿容好吟誦恭敬溫文恂恂君子也劉晉卿亦言劉伯宗如春風好玉及聞其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榆溪文錄

三

脫賁贈黃詹事道周成御史舅陳知州弘緒於詔獄至欲出死力爲論救又何壯哉友人李達死無子女楊之煒死而赤貧君爲經紀其喪纖悉備至輟衣食周濟兩家者垂二十年此豈爲文章時勢相要結圖報及有所感奮欲以媿時鄙薄者而爲然耶仁厚著於心有大過人者遭時鼎革惋愴成疾君子之終也至所爲時文古文嶧桐詩集學者多能誦記不更列特次其言行尤卓犖關當世得失者後人修史志得以資焉

劉徵君之處世有郭林宗徐孺子之風此傳卽虎頭寫照毫髮無遺憾矣正如有道碑可釋諛墓之愧○序次

時事詳而有體高在不必痛罵史才也爪掌畫几數語  
包括無限作者其亦有憂患乎

附

徵君伯宗劉公墓誌銘

石莊陳弘緒

崇禎間以守令不職致民生憔悴詔舉堪任民牧者聞  
於朝江西右布政使張秉文擇於舉貢監吏士民中得  
貴池劉城以應颺言於主爵者曰諸生劉城物身制行  
古之大儒淹籍窮經今之良史雖以之蘭臺石室可也  
主爵牒撫按趙公束裝公堅臥力辭旋奉嚴旨督催不  
得已一詣京師俄又引退其同舉友人陳弘緒貽書於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榆溪文錄

三十四

公曰滄海橫流子豈能袖手以觀焚溺公曰固也吾不  
袖吾手而挈吾肘者環於左右吾將若之何夫資格之  
限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子欲救焚拯溺吾徒見子之  
焦頭爛額而已未幾撫按又數督催公又不得已再詣  
京師考授知州卒不拜官而歸歸六載遂有甲申三月  
之變當弘緒貽書時意南北擾擾人方有投袂而起之  
思庶得二三同心戮力以匡王室雖委蛇屈辱所不避  
及予辭京職而刺晉甫八十餘日鐵騎攻圍七晝夜幸  
獲全城而督察閣部力欲殺之左遷舒城闖獻介馬交  
馳予張空拳而守亦僅二十餘日而權貴愈欲力殺之

乃始大悔向者孟浪一出出而幾喪吾之軀而卒無所  
裨補益服公之早識也公歸未幾予亦告養返子舍期  
與公爲避亂之圖乙丙間猶致長牘於予藜藿嗚咽淚  
血漬於尺幅戊子金聲桓兵變空江聞其無人遂杳不  
相聞問庚寅冬吾宗伯璣札至而公竟以疾不起矣嗚  
呼痛哉公諱城字伯宗貴池人生而美姿容豐上修下  
望之若仙幼隨父之青田讀郁離子輒解頤仰止甫成  
童補弟子員遂以文章名天下時爲制舉執者各以所  
長分立支派於是有臨安婁東金沙之學有東鄉湖上  
之學大指不甚悖戾而未流率多矛盾所選牘評駁序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榆溪文錄

三

論幾等彈文至讀公著作咸頰首抽繹而心折休甯金  
正希聲嘗稱之曰頓挫淋漓此時文中之杜子美也公  
尤留心當世要務著河渠市馬邊塞流寇屯鹽諸議類  
可立見設施非紙上揣摩掇拾語史閣部可法知公獨  
深任安池道時欲舉公應詔而爲張所先厥後有軍國  
大事輒手馳赫蹏商之皖撫鄭二陽黃配玄繼史公而  
來皆以利病諮訪日無虛旬黃又欲辟公爲九江同知  
公力止其薦剡黃益重之適左帥良玉假勤王名毒駭  
江南公同池太兵備道程世昌登陴守禦危郡恃以安  
堵黃每向余誦說不置然公翺翔諸公間侃侃建白未

嘗有所阿附當弘光南渡江淮初設四鎮公頓足曰五  
俟皆盜賊之餘今列爲鎮未必扞蔽黃河而先牽制白  
下嗚呼祚不長矣急爲書上閣部閣部心是其言而已  
追悔無及至今有遺恨焉公生平篤孝弟厚宗族一姓  
婚喪必給其求而於友誼更非時流所及家本素封至  
公而漸窘迫後以廢著售書與館穀四方來者生計益  
落然一聞賢士大夫急難輒駭嘆奔馳減口縮腹以相  
拯崇禎朝黃詹事道周繫詔獄成御史勇繫刑部獄公  
皆力爲周旋弘光朝馬阮諸人大興鈎黨之獄周禮部  
鑣雷御史續祚光給諫時亨並在繫公又周旋也曩弘  
國朝文錄續卷一俞文錄  
緒被督察劉宇亮之誣叅也方冒矢石城守愆甚一蒼  
頭又病隻身就繫於霜雪迷離之中有蒙犯霜雪而大  
呼者則公所遣與周二爲南之伴也予猝視驚訝爲一  
笑逮抵獄橐餽盡絕自分必死公假貸而賙恤之卒賴  
以給晨夕而脫於難嗚呼公餉予於幽囚之日而余不  
獲哭公於寢楹之間予其何以爲心哉記往歲過公江  
上廬公語予以時事曰非欲退而爲著書之計手嶧桐  
集詩文各一帙畀予曰子無爲面諛予曰孟堅昌黎之  
間虛一席以待子詩則少陵之嫡子也雖然時且孔亟  
君茲廬且不保矣安得閒歲月而著書公默而不應已

出所著春秋左氏地名錄人名錄諸書屬序之予亦諾而不果作無何而天崩地拆予踉蹌棄家走厭原山中痛哭痛稍定輒輦所藏書置墓左之廬然終爲士卒恣取以藉馬韉公崎嶇峽川師山問悲感與予相類然獨幸藏書尚存得以慰俯仰消寒暑貴池固有吳應箕者公之好友也亦與予善癯而悍目光若炬每酒酣岸幘道人間不平事輒髯張齒切而背裂自國變來日同君聚哭於野俄慷慨殉節而死應箕亡公益孤無所向又日與其子廷鑾徬徨四顧哀歌以見志或有至豫章者予問伯宗近何事曰伯宗自署一私印曰謝髮鄭心將

自比於卓羽之髮所南之心也予曰伯宗摩娑此四字以終餘年幸甚吾不免以未死媿公嗚呼公今真獲歸全矣聞公將屬續前喉吻間獨咄咄籌畫東晉南宋事起抱金陵臨安圖志至氣絕不肯釋此益可以見公之胸懷矣公固以文章名天下而砥行植節不媿古人獨其留心當世而不獲一見設施人頗爲公嘆惜然於公無與也爲文高古渾成類西漢於詩尤工樂府暨絕句其著作滿家而行世僅數種曰嶧桐集曰讀書略記曰古事異同曰今事異同曰南宋文鑑曰古今名賢年譜曰古今廟學記皆已成者曰後通志略曰劉氏藏書題

跋曰劉氏家訓皆未成者以屬其子廷鑾廷鑾曰後樂苑亦未成以屬其孫漢系嗚呼卽公文學之一端固亦昔賢之所罕觀矣公生於萬曆戊戌年六月廿四日卒于庚寅年三月二十五日葬山娶王氏子四廷鑾廷鑾皆以文章顯而鑾尤著晚舉子添丁贖丁尚幼孫漢系漢威銘曰

人亦有言耳白於面聲名四被吾視吾友厥狀維有宜其卓爾節則晉逸詩則唐盛文則漢史疇或能兼兼而長傲勢固難已公獨抑抑良賈深藏下問不恥晞髮清谿塵垢莫汚有如此水於萬斯年以歌以詠社祭於里

國朝文錄

卷一 榆溪文錄

五

通篇局勢甚大直似一氣呵成其大旨在交情上說主意時時顧盼起同舉相問答中間餉于幽囚未不免以未死愧公是三段關鍵

余于陳烈婦墓表載平叔文一首于劉徵君傳載石莊文一首非僅欲讀者詳烈婦徵君之始末亦以知吾豫章之古文如是如是

榆溪文雅錄石莊文沉雄可稱一時瑜亮予于殘書鋪中稍得陳先生石莊諸集中多脫頁此文不見集中攷前錄未載今得此補之愜予願矣近得讀榆溪逸稿榆溪集選二種可補錄其文爲一卷

